



中復堂全集

七

和  
854  
7





東溟文後集卷之十

桐城姚 瑩展和甫著

史忠正公與戚屬書書後

史忠正公監軍池州日與其戚屬書二通前書四百二十五字後書六十六字墨蹟藏元和顧湘舟家道光丁酉冬瑩在揚州重修公墓及祠宇湘舟乃出此書運判侯君爲鐫石砌壁閒附原刻公家書之後瑩觀公書所云蓋控億軍旅閒其親投之似有所求者公以飲冰茹檠之操際眠霜卧盾之時猶再分俸助之而不忍拒詞意婉摯使人感且生敬自古正人義士未有失其所親者也又云於所屬有司士民一切御以嚴冷夫嚴冷御人宜不爲人所悅然公所至無不得士民心者則悅人之道豈在顏色哉惟忠



義正直之誠有所以大服人者服之誠故悅之深也世之君子所以服人者或不足乃以詞色爲悅觀公此言又得所師矣

書興更生冊後

嘉慶十八年曹縣亂賊殺邑令與其幕屬二十八人淮揚興君於詩父子在幕中罵賊死四日而蘇其死者當時已聞於朝祀之忠義祠矣興君父子幸得不死而歸士大夫多爲詩文紀其事閱二十有四年君之子立洲來見面上刀痕宛然問之云初死並無痛苦其蘇如夢覺耳此語固習聞之今益信觀於興君父子則二十八人者可知矣史冊所載義烈之士刀鋸鼎鑊蹈之未嘗不自若也豈非正氣勝則血氣不得而撓之乎嗟夫死而無苦人亦何憚之有世或宛轉求生於賊者聞興君之事不可爽然悟哉

書西域見聞錄控噶爾事後

昔者九皇御世兄弟九人分治九州地輿乃盡九州者鄒子所言大九州非禹貢之九州也九皇各主一州自爲政教今之中國五帝三王以來所治乃大地之東南隅中土以外八州風氣異宜政教各別三代本有載籍掌於太史九邱之類是也自秦代焚書史失其職遂無可稽世儒見所未見概以爲誕則迂矣漢後異域漸通略復紀載實皆古阜之所遺治也大地徑三萬里爲萬里者九當以方萬里爲一州今聖人在宥中國輿地實已倍之意異域諸國大小兼竝不知凡幾如控噶爾者西北近海大國卽



晉魯社也其王名控噶爾者嘗與俄羅斯國都鄰近構兵  
敗之八其都議和而退事在乾隆中其時土爾扈特爲俄  
羅斯連年徵兵不已若之叛求內徙恨俄羅斯又見俄羅  
斯之強大尙屈於普魯社以爲彼國更大於俄羅斯訛傳  
其事而侈其詞略如後漢書之大秦國者又誤以人名爲  
國名逋逃之言本不足信而七椿園輕採之耳松湘圃趙  
芸菘魏默深諸書辨之詳矣卽如所見亦未足異周之成  
康漢之文景唐之貞觀 本朝康熙乾隆之間天下富  
庶教化洽隆豈異域殊方所能彷彿者發倉賑粟蠲免錢  
糧動千萬計史乘書之猶爲盛大而生當 鄧治身及  
見之轉若尋常亦恒情耳惟所云都城門二千四百城內  
大江三南北馬行九十餘日則爲荒謬分別觀之可也今

中外一家人跡漸遠異域事日有記載其言何必盡誕哉  
自吾至臺灣而悟秦時方士所謂海上神仙者殆指此地  
今觀此書控噶爾事又恍然於佛書所謂極樂之國不過  
如此世之談二氏者可以啞然一笑也

參政府君先塋錄書後

家譜託始於勝三府君者相傳先本餘姚有仕於安慶者  
悅桐城山水家焉卽勝三府君也佚其名勝三蓋字也昔  
五世祖雲南布政司右參政景暘府君痛元末兵亂失先  
人墓乃自三世祖伸義府君以下葬地世次支派詳錄之  
明成化二年作先塋錄自是子孫時有記載十一世祖職  
方府君遂據以作譜勝三府君前無考故託始也塋謹按  
先塋錄云余家自高祖勝三府君世家桐城大宥鄉之麻



埠河而未言何代再傳文二府君先塋錄云曾祖文二府君卽登科錄名子華者此言登科錄亦未詳年代以塋考之蓋元中葉也元有天下三十年至仁宗皇慶二年始詔行科舉延祐元年甲寅八月直省舉行鄉試南人取合格者七十五人而江浙二十八人又明年會試一時榮其選故登科者咸以著錄意文二府君中試其在斯時乎先塋錄又云文二府君元末避難行至壽墳頭卒年七十五遂葬於彼後失其處按元史余闕傳廬州盜起河南陷郡縣至正十三年行中書省於淮東起闕副使僉都元帥府事分兵守安慶抵官十日而寇至至正十三年是爲癸巳又縣志至正十九年己亥明太祖將廖永忠攻克樞陽九月徐達擊趙普勝於浮山意文二府君避難當在此數年以癸巳計之上距宋亡之歲己卯適七十五年以己亥計之上距元世祖至元二十一年甲申亦七十五年是文二府君生於宋亡後元世祖至元十六年或二十一年閒也勝三府君卒年九十六以二十餘生子推之當生於宋理宗寶祐開慶之際固宋元閒人遷居當是中晚年事由此言之吾家以宋元之際遷桐而登科始自文二府君在元中葉確矣謂自明景泰庚午參政府君始登科者非也四世祖贈黃門府君諱顯生於明洪武七年甲寅卒於宣德九年甲寅年六十一五世祖參政府君諱旭生於永樂十五年丁酉卒於成化二十二年丙午年七十惟三世祖仲義府君生卒無考按參政府君礎基文簿序云余家世居麻埠河祖仲義府君始因兵燹與查林蕭氏同居後生我先



考黃門府君始復麻埠河祖地居焉此云兵燹當卽文二府君避難時仲義府君配妣蕭氏此云同居不知爲贅壻耶抑婚後依之然其年總當逾冠則生於元順帝元統前後間也至洪武七年四世祖生度仲義府君年已四十餘矣又四十餘年五世祖生未知及見幼孫否先瑩錄惟云祖仲義府君以下皆某家居時躬親展祀不言親見則五世祖之生仲義府君蓋先亡矣惟不及見故三代以上事不能詳述此參政府君所爲深痛也歟道光二十年庚子七月十八世孫瑩謹記

考定焚黃儀制書後 己亥三月

嗚呼小子瑩無似上承十七世之清澤重以嚴慈矩訓逾冠獲科名三十爲邑令崎嶇久之年且五十忽逢

聖

天子詔中外明保人才大臣上其名未入

見擢知高

郵州遷淮南監掣鹽務同知道光十六年

召對明年

遷臺灣道兼提督學政故事臺灣道蒞任後督撫爲奏請

旨然後得加按察使銜瑩不待請

上遽加之瑩

不才何由得此良由天眷先德三世未行其志故假小子以彰顯之耳循例爲考及祖考請得贈如其官進一階爲通奉大夫妣皆夫人贈曾祖考妣如之瑩方服官海外不克躬焚黃於家闕朱子集見其爲先世焚黃文有感焉編考禮經及唐開元禮司馬公書儀朱子家禮準以

大清通禮參定儀制授告祝文遣兄子濟光歸從伯兄朔敬成其禮嗚呼是可愴也昔我薑塢府君一時名德中外推之顧仕不竟用而歸有班劉之文章兼賈鄭之經術履



道純粹耆學弗衰歿四十年遺書始得編次又十年聞於

朝入祀鄉賢附傳

國史瑩束髮讀書稍得古人

之塗軌者實賴一二遺冊存其緒言也瑩兄弟之生祖妣已歿春樹府君客遊未見兩孫而朔瑩之名府君實命之童時於故簾中見家書言命名之義先妣述府君言吾孫必有興者顧瑩兄弟未成立而府君歿其後瑩遊粵東主講香山縣之欖山書院府君嘗主講於此門下生猶有來者因得訪其遺教及監掣儀徵乃府君客歿之地傷何如矣嘉慶二十一年瑩初仕平和迎醒庵府君張夫人就養厯龍溪臺灣三任所 睿皇帝萬壽覃恩封贈二代考爲奉直大夫妣爲宜人瑩以事罷官 今上登極察其獲盜功命引見登舟甫行而府君歿於鹿耳門兄弟銜痛

侍張夫人奉柩內渡海神哀之風濤甚平兩日夜達廈門困不能反翌明年趙文恪公來閩助歸其柩張夫人畱閩中瑩慕遊爲養再渡海展招魂之祭於鹿耳門怒濤奔湧如雷若爲瑩鳴其不平之哀也客臺灣逾年回福州寓省張夫人乃歸告服闋引 見復官方需次而張夫人棄

養於閩寓是時兄朔求醒庵府君葬地在籍閩寓治事者瑩婦方氏兄子濟光而已應昌童幼瑩兄弟先後奔至視鹿耳門之痛滋益深焉兄再奉喪歸瑩服闋入京師十一年江南請守令瑩至江蘇兄及家孥仍聚官所而醒庵府君張夫人不逮養矣今瑩以監司至閩得遺迴躑躅於舊寓與鹿耳門故地豈非我二親之靈有以相之乎椎牛而祭不如菽水承歡昔人哀情何殊今日瑩乃不能親奉少



牢之祭又昔人之不若矣因考定焚黃儀制畢書其後告我宗人咸憫斯志俾無闕焉

朱烈愍公遺像書後 公名大典

殘明之世忠烈聲望最著者稱瞿何堵史四公瑩讀四公本傳及野史所載詳矣金華朱烈愍公自天啟時爲給事中卽偕左魏諸君子劾魏忠賢備兵漳南誘破紅夷巡撫登州平孔耿之叛督漕運撫鳳陽先後與盧大司馬史閣部二公屢大破賊及總江北海南湖廣三督軍駐守鳳陽名爲督師而南北勁兵健馬不隸其標僅以一身保障鳳陽上疏乞師無可應者惟聯絡各山寨民兵守境不能進剿後以督修鳳陽城工爲紳士所怨又嚴禁糧私峻待遊客遂爲眾謗劾歸南都再喪守金華七敗方國安兵

大清兵至城破闔室自焚綜公生平蓋亦伯仲四公者矣徒以峻待遊客訾毀者多歿後世傳稍晦焉豈不悲哉以君廷康得公遺像於金華復抄示金華徵獻略及蘭谿方君登宸爲公行狀跋與公邑人韓昌裔所爲公事狀得其詳肅然感歎乃敬識而歸之廷康好古以縣丞在浙二十年搜求東南金石殆盡及在永嘉益求諸先儒循吏忠節諸公遺像凡數十悉刻諸石以貽同好可謂有心人矣廷康桐城人與余有姻道光二十三年六月舟過衢州書

忠毅公家書真蹟書後

左忠毅公家書里中鈔傳瑩幼時嘗見數本篇數多寡不同惜未能彙鈔其全道光十八年過吳中見顧湘舟家藏前代忠烈遺集數十種議欲更蒐輯上自屈大夫下及



國初范忠貞殺身成仁有關社稷者總刻之爲乾坤正氣集以左忠毅爲瑩本邑先刻之蓋卽公子國材所列奏疏本未及家書也渡海後值軍務數興不遑此事二十二年奉逮過淮屬河帥潘公爲之適吳稼軒孝廉示以公裔孫家藏公遺稿較原刻爲多瑩遂假其本付謝夢漁孝廉蓋潘公所命董刻事者而里中鈔公家書未得舉付款焉今蒙 恩假歸梓庭孝廉以公二書來示更取里中十九書校之前書宛在少後一書方植之云趙子鶴明府曾鈔十三書有之然梓庭所藏乃公眞蹟合十九書則二十篇矣趙本瑩未及見二書外不知其異同又何如也植之謂此二書爲公屯田時作瑩攷明史本傳未言公屯田督學時先後據公會孫宰所撰年譜公以萬曆四十八年二月爲直隸印馬屯田御史七月神宗崩八月光宗卽位疏請移宮屯田未竣明年三月改督畿輔學政再疏請開屯學此書所言蓋在泰昌元年八月方言是也第詳二書辭氣前爲寄二親書後似寄諸弟者光栗原刻龍眠藏書入公年譜四卷儻更舉公奏疏併家書二十篇刻之不其善歟甲申正月後學姚瑩謹書後

平湖卜氏楊節婦傳書後

婦人所重三倫上者舅姑中者夫下者子幸乃三者無故善矣不幸而舅姑歿不逮事可以祭盡其禮有子而折可以哭盡其哀惟夫爲所天存亡與俱不敢有其身也而古傳記所載不數人焉豈禮教之衰耶夫有未終事之父母身殉則仰事之義闕夫有孩提之孤子身殉則俯育之義



乖此皆不可以從亡者也世或不察徒以節烈爲微行而輕就之雖可風勵末俗非禮意矣楊太孺人適卜氏再葺無子而夫死有叔季婦可以事祖姑及姑請命焉致祭焉而後從亡卒以叔子爲其夫後卜氏益昌何其從容中禮也事在乾隆二十五年庚辰迄今道光二十四年甲辰殆近百年海內士大夫爭爲記傳歌詠不衰太孺人之孫葆鈞以進士爲蜀宰瑩得觀其藏帙足誠得禮之意豈漫與日月爭光也乎

孫退谷書趙忠毅傳跋

孫退谷手書趙忠毅傳自云節略鹿定興所爲行狀之作其敘公及諸君子在朝被禍始末明史多取之退谷嘗取元代事蹟分年編次正史外雜取文集說部作元朝典故編年考十卷其畱心前代掌故及人物之臧否朝事之得失如此而世罕見其書惟庚子銷夏記爲收藏家所稱特其餘事耳楊海琴庶常藏退谷此冊洵前輩墨寶也矧此文足以激揚君子之氣乎劉寬夫侍御爲題四律復囑海琴以記事之文待余寬夫與余初未相識癸卯秋見訪獄中乃知寬夫之爲人今年過邛州友人几上見海琴七言古詩一篇歎其才氣滌瀚及返成都相晤於胡澹泉席上余知海琴不知海琴之聞余於寬夫也乃識數言冊末道光丙午四月一日

葉貞女傳書後

余聞葉貞女之生以七月七夕母懷之七月見彩雲下垂悅之而生四歲戲庭中見神人降空授以餅一一圓一半



女兩手握之而神人去家人異之藏其餅乃化爲水願愈人疾羣謂葉氏女且富貴此其禎矣及後未嫁而寡守疑其無驗也余曰禎祥之事儒者所不道然自古有之何必皆富貴哉彩雲者其質之美神授二餅一圓者全貞之兆一半者寡偶之兆也世俗婦人之貴不過夫爲王侯將相止矣然王侯將相生雖顯赫沒則已耳更於妻乎何有曷若忠孝節義之正氣常存於宇宙間乎明歸太僕初作貞女傳頗議其過旣而悔之乃異其論江都汪氏不見後說復援禮經而傳會之余嘗作吳黃二貞女傳旣深闢其妄矣趙味辛作詩猶主歸前論誤也貞女今年七十矣尙健賴母家弟以養其居與余家比鄰今其弟鳳奎出此編見示乃書其後俾重梓之以示海內貞女父名儀夫名顧墀傳中未著宜補書之

惜抱先生自書詩跋尾

此家惜抱先生贈同里胡岷堂先生作也是時爲乾隆二十三年戊寅惜抱先生年未三十蓋自庚午鄉舉後數會試未第故有已成散木吾何希之語岷堂先生名業宏以乾隆戊子鄉試中試又在此詩後十年故云未沽奇璧君須待兩先生當時相重如此其後惜抱先生仕不十年卽告歸岷堂先生爲趙城令不一歲亦引退兩先生恬於仕進略同吾桐先輩高風海內所共仰也今道光戊申距作此詩九十年瑩亦引疾然瑩年已六十四數遭顛躓去兩先生抑何遠哉岷堂先生從孫虎文以惜抱先生自書此詩示瑩展讀鐙下感媿不已謹考兩先生出處及未遇情



事識之以還虎文後有覽者歎息又當何如耶道光二十八年三月

彭襄毅自書像贊跋

明太保兵部尚書彭襄毅公自書十五像贊一冊始爲諸生終太保生平際遇歷像之或自爲贊或門生撰贊公晚年總萃而書其辭沈鶴橋孝廉得此冊示余請識其後瑩按公以顯貴講學言宗朱子當時以純稱乃歷像生平爵位而贊之復自書冊若有所喜焉豈人爵之榮尙有未化於胸中者乎雖然人爵何害於儒三代以上詩書所稱眾矣古老天爵人爵有同貴焉自孟子後儒者乃獨重天爵而恥言人爵其實不必爾也顧自立淺深誠僞何如耳公自謂不欺吾於此冊信之矣道光二十八年三月桐城後學姚瑩謹跋於成都寓中

蒲城王氏二節婦詩刻跋

蒲城王勉齋觀察言其曾祖母李太孺人祖母劉太淑人兩世孀居奉姑撫孤以守其志終身 朝廷旣均予旌嘉表其節孝矣士大夫善爲文章與觀察交者復相爲詩歌頌美其事將勒諸石以永之余曰善其在今日尤有功匪獨王氏之榮也節者君子立身之大防孝者天子以至庶人之全德豈惟婦人哉兩太夫人守身事姑撫孤以成其志卒能見旌於朝天復予賢子孫爲之表揚於天下後世其食報也大矣獨怪世之爲士大夫者夷考其行門以內誠愛之心不孚於父兄門以外貞白之操不信於朋友其以節孝稱者千百中僅數人焉何自待之實曾不婦人



若也是亦未之思爾矣觀察起家孤特昔令江右十餘年謹守其躬入蜀復持志如初而孳孳焉表揚先世之德爲亟卽門內之行可知然則其所以無忝於兩代之節孝者豈在區區金石文字已哉讀是刻者必有興焉無謂節孝獨婦人事也

方植之金剛經解義十種書後

嗚呼是方植之之所作也植之嘗爲漢學商兌矣以近世漢學諸賢妄毀宋儒且誣聖道故力申考辨而聖道以明又嘗爲書林揚鱗矣以無識之人妄事著書故詳言古人不肯苟作與夫不得已而有作之旨是二書者可謂精於立言矣曷爲而有此作哉律原以爲不應橫決至此誠哉畏友之言也余不解佛顧嘗粗觀其書植之謂他人無可

語此者時時以其說示余律原貽書責余謂不當更揚其波善哉良友之言也然吾觀植之自言學佛夫植之豈真學佛者哉毋亦有所激憤而爲之乎植之理究天人學窮今古行年七十八矣曾不知是書得罪於天下乎且與其所自著書大異胡不畏天下以彼其矛刺其盾者將不止漢學諸賢也昔吾以閩人李畏吾嶺雲軒瑣記示植之植之非之謂沿王龍溪之邪說也曷爲自蹈之且更有甚焉耶凡此皆常人之所能知而謂植之有未知乎嗟呼是可深悲也矣韓退之闢佛者也而深敬浮屠大顛程子朱子嗣道統者也而謂佛說近理豈佛說之精妙果有與吾儒相契合者歟孔子曰素隱行怪後世有述夫佛不可謂非素隱行怪也謂後世有述是孔子之時已有作之者矣孔



子既不爲之曷爲不辨而非之豈有餘於言外者乎子路子貢之徒曷爲亦無一言攻之也豈道之大原無貳聖人之徒特不爲之而亦不攻之乎夫不攻之可矣乃從而有述焉其不得爲聖人之徒明矣何植之自絕於聖人之徒耶嗟呼人非有沈憤隱痛於中不得已於言者曷爲有此作哉抑植之者博大精深無所不學自吐其胸中所得借佛以發其意初無知我罪我之見耶吾懼天下見其書者不得植之之意而或遠於孔子之言也乃書其後

蘇厚子望溪先生年譜書後

年譜之作所以著人一生出處行事之實與其文章言論相爲表裏所謂夷考其人者也或言行相顧或行不掩言皆存乎此一失其實則非以表之適以誣之比於傳狀殆有甚焉望溪先生年譜舊有先生門人王兆符撰本而世失傳計先生之歿於今百年矣讀其書者絕無恩怨無事瞻徇顧忌所患考之不精不備難免失實耳厚子質直樸重有先儒信道之篤無文士浮夸之氣沈潛於先生文章者既久而蒐討於先生出處行事之實復精且備年譜積歲始成時復增損務求其實豈疎淺者所能望哉君嘗增訂張楊園先生年譜吾讀而敬異之今復爲此譜可以見其學行詣力卽其志可知矣道光己酉二月

惜抱先生與管異之書跋

惜抱先生與管異之書六通皆在鍾山日異之客山左所得者中言詩古文法甚精益深喜異之所爲而言之逾數年先生亡不及見異之後來進境今所傳因寄軒集豈不



勝于秦鼂之在蘇門耶當時異之與梅伯言方植之劉孟塗稱姚門四傑然孟塗異之皆蚤卒植之著述雖富而窮老不遇言不出鄉里獨伯言爲戶部郎官二十餘年植品甚高詩古文功力無與抗衡者以其所得爲好古文者倡導和者益眾于是先生之說益大明今異之往矣地下有知能無愉快乎伯言之道旣大行告歸江甯先生之風于是乎在而異之有子小異能世其業方極困窮有以重價欲購此卷者笑而不答可謂有守矣道光二十九年十月姪孫瑩謹跋于江甯博山園

東溟文後集卷之十一

桐城姚 瑩展和甫著

吳黃二貞女傳

戊戌十月

吾嘗爲麻溪姚氏節婦記記吾家自明以來女若婦五十有七人是在嘉慶辛未之歲其明年有吳氏貞女事女爲內閣中書喬齡次子仲蓉聘婦監生吳文棟女也仲蓉隨父之官湖南父卒匍匐護喪歸病瘵死女聞請歸姚氏執夫喪父弗許膝行三日夜求之許在家終志女泣而起不出戶者踰年有隱爲議婚者女恍若有知涕泣廢食父佯怒女病且死舉家皇然父呼而許之乃蘇父於是告其夫兄元芙以歸姚氏族眾具禮迎之入門拜姑行子婦禮姑憐愛之以長孫爲之嗣越二十五年吾從弟之子敦仁聘



婦黃氏又以殉節聞黃氏者家武進父克昌直隸定州知州兄曾慰爲貴池令以女字敦仁道光十六年正月婚有期矣其父母方自貴池送女於桐至前七日敦仁暴亡女聞之泣請父母守志於姚父母不許女遂不食且病不百日而死年二十一長敦仁一歲其家以喪歸姚氏合葬焉論曰明歸太僕作貞女傳謂女未嫁而爲其夫死或終身不改適者爲非禮其言曰女子未有以身許人之道也未嫁而爲其夫死且不改適是以身許人也引曾子問婚禮有吉日壻之父母死及女未廟見而死之禮比附以明其義及後作張氏女貞節記則云禮以率天下之中行而高明之性有出於人情之外此賢智者之過聖人之所不禁而以伯夷叔齊未有祿位於朝君臣之分甚微而恥食周粟以死孔子亦謂之仁論人者當取法於孔子蓋亦自覺前說之未安矣近時汪容甫不見後說反緣前論引而信之謂婦人不二斬故爲夫斬則爲父母期未有夫婦之恩而重爲之服以降其父母於壻爲無因於父母爲不孝又曰父子之親君臣之義夫婦之恩不可解於心過而爲之死君子猶哀之苟未嘗以身事之而以身殉之則不仁汪氏斯言得無過歟夫女子之義莫大於守身守身之謂貞易曰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夫字者正禮也以不字而許之曰貞則聖人固有取爾矣曷嘗責其違禮哉女子未嫁從父母之命無命則人賤之若既受聘則有父母之命矣而謂其以身許人不亦值乎先王制禮取其中合天之道順人之情俾賢智者無所過愚不肖者可以企整齊畫一



以爲治天下之法耳至於非常之事不能望之人人者本不爲定制有則特表而旌之矣古未有以臣死君者殷之世乃有比干焉伯夷叔齊焉孔子一則曰仁一則曰賢求之禮經固未嘗以死責人也不惟無責管仲不死孔子猶許之曰如其仁然則聖人固有出於禮文之外者非常之事必待非常之人豈可以常禮繩貞女子乎且二子所援曾子問之文亦尙有說曾子問曰昏禮旣納幣有吉日壻之父母死則女之家亦使人弔父喪稱父母喪稱母父母不在則稱伯父世母壻已葬壻之伯父致命女氏曰某之子有父母之喪不得嗣爲兄弟使某致命女氏許諾而不敢嫁禮也壻免喪女之父母使人請壻弗取而後嫁之禮也詳此禮文一則曰不敢嫁再則曰而後嫁是固有遲之

又久不得已而爲之者明乎改嫁非女子之美行雖夫家辭婚而猶守之至再重之也其以不敢嫁而後嫁爲禮者對不待夫家之辭而亟嫁者爲非禮也蓋先王之道昏姻以時女子失時不嫁懼人情所難而或有蕩檢踰閑之事故順其情且使夫死聽改嫁非禁其守貞也由此觀之是改嫁之義特以防中人之不肖豈以待非常之女子哉今功令婦人夫死聽其改適能守節則旌之旌之者以其能人所不能也苟以守貞爲非禮是導人不守其身矣然則女子未嫁而守貞者何義乎曰古人一諾重於千金惟其信也况許嫁大事乎貞女之義亦謂吾已受聘父母旣命之矣未嫁而夫死此意外之變非夫家有所悔棄何忍負之守死不渝以成吾信違計其他故說禮者貴其能爲世



東漢文後集卷之十一  
道之大防也今附會禮文而導天下女子以不守其身不亦賊禮之甚乎

胡貞女紀事

余作吳黃二貞女傳之後八年族人鴻壽聘婦胡氏又以貞女聞鴻壽者字恭則先十一世祖職方主事六世孫也其父邑庠生酉生五子鴻壽居三以嗣兄培楷後壽次兄鴻慶候選從九品貧不能赴選聞邑人胡天疇有養女爲鴻壽求婚胡許之既商赴選事胡辭不能而責以厚娶姚強諾之久而不遂鴻壽抑鬱而卒年三十二胡女年亦二十六矣聰慧知書鍼黹絕精母兄皆愛憐之始聞字姚氏甚喜及聞鴻壽死將他適乃縊其母救之蘇女誓不嫁母兄不能奪乃守志於其家逾三年矣胡女陰欲歸姚母兄使人達之姚族人咸哀其事議迎之如吳貞女故事而壽本出嗣無家未知所處余歸聞之曰貞節事名不可不正也胡女不歸姚未行禮於其夫爲誰守乎壽雖無家而有生母在安慶宜以族人之親者爲書告之願壽母老貧且遠不能迎女若族眾爲鴻壽主於良隱祠使胡氏女哭奠成禮以成姚氏婦之名退而還依其母兄亦亡於禮者之禮也僉曰善乃以是年七月日爲鴻壽主於祠職方公下族眾三十有二人往胡氏迎女素服至祠禮鴻壽而哭之甚哀觀者莫不下淚復謁祖於鴻壽同會祖兄銅陵訓導犖之家女既成禮哭鴻壽於良隱祠三日還守於胡氏依其養母逾月使人請於余曰身病未知若干歲死公主成我事今亦老矣安慶未有還書身未入姚氏之譜竊有懼



焉乞一文識之死瞑目矣余憫其志以爲賢而有禮乃紀其事繼吳黃二貞女傳後良隱祠者先十世祖贈光祿大夫明故副使芳麓公長子處士前甫公名孫槩之妻方太君痛夫有潛德而早死無後已守貞以老思延其祀前甫公叔季兩弟尚寶寺丞石嶺公及先職方主事戊生公乃立專祀祠前甫公夫婦而配以仲兄碩甫公孫槩及江太君夫婦蓋碩甫公亦蚤卒而江太君以身殉之與方太君同節皆無後故竝祀之尚寶職方兩公子孫至今幾二百年春秋禮祭不衰方太君名維儀詩畫聞於天下世所傳清芬閣是也恭則與胡貞女事相類貞女身後亦卽從祀此祠豈非盛事歟異時有請於

朝者吾文可信也

### 萬孝子傳

萬孝子者吾桐之樵人也負薪養母必備甘旨有日者過母問子生命日者言某日當死萬念死無恨獨母缺養語其侶曰我果死以老母累君矣然必陰助君樵不徒費也樵侶漫笑曰諾萬則徧要同輩於母前質之以爲信宋家嶺者樵徑也有廟故祀山神鄉人偶憩廟中夢虎求食神曰萬某數盡可以畀汝鄉人寤而異之將奔阻萬萬至以告且勸使返萬大怒裂眦掣木挑徑奔嶺巔虎撲之萬奮鬥虎大哮萬亦咤叱聲震林谷竟斃虎乃入廟數其神曰鄉眾患虎故祀汝乃不爲人捍患反以媮虎尙思血食耶手批像像仆踞神座而坐鄉人初見虎斃從之入廟聞萬責神亦相和及萬久不語訝之趨視則死矣鳴於鄉眾以神祀萬自是虎患遂絕先與約養母者樵薪日倍之負不



東漢文徵集 卷之十一  
覺重得值亦倍終萬母身竟養萬母死眾葬之

姚子曰萬不惜其身輕於嘗虎自儒者論之不得爲孝信  
日者言以母貽人近愚毀神代之近妄然山鄙之人目不  
知書一以至誠出之彼且不知何者是孝惟求其心之安  
而已固無庸矯揉計議也嚮使萬者計及後世物議少躋  
踏焉尙得存其至誠乎哉惟誠故神宜其血食於一鄉也

平湖陳氏董孺人家傳

孺人吳縣董氏蚤失父隨母至貴州都勻祖父宦所遂家  
焉明習詩書未笄母亡積女紅之資反母櫬於吳人奇之  
歸山陰陳君海庵幕於黔佐夫以禮夫兄姊妹姪若婦自  
家來者悉迎與處久之禮敬不衰復厚贈而歸海庵君沒  
于鍾祥八歲一女再周前室一女未笄孺人矢志撫之爲

質薄道遠歸無以養也權殯夫及前室於黔置微產督鍾  
祥讀書以待成立遺書夫姊陳其義夫兄鄭州牧柳村君  
見之感歎寄諭鍾祥曰嘗見汝母書沈痛剴切巾幗勝於  
鬚眉汝宜善承其志也孺人課子嚴或以弱爲言者泣謝  
之鍾祥稍長講論史傳首以士大夫忠烈爲訓曰男子善  
身當如婦人守節朋輩往來必先辨邪正乃可交及赴試  
京師臨行舉溫公家訓詩爲誡蓋鍾祥七歲時海庵君所  
口授也既畱都下復以書勉之曰士之志在道德者不在  
文章志在文章者不在功名汝宜志遠大勿安小成鍾祥  
謹受教以貴筑縣庠生舉道光辛卯鄉試爲四川令能敦  
氣節詩文清拔既歸葬海庵君與前母已乃之官詩人吳  
蘭雪牧黔西亟賞之爲孺人作柏舟示操圖且賦詩焉甲



辰歲瑩至成都鍾祥來見意甚親摯蓋承孺人之教者固殊矣既以其圖乞言瑩瞿然曰氣節之衰久矣董孺人乃以忠烈訓其子使交友先辨邪正重道德而薄功名斯言也長老貴人或未能之孺人既淑其身復教其子雖滂母無以過焉是圖也匪第張孺人之美鍾祥當終身佩之爲士大夫者聞孺人之言亦可以興矣

陳忠愍小傳

嘉慶道光閒名將最盛者稱楊忠武羅忠毅皆蜀人水師則李忠毅王果毅皆閩人也忠武忠毅三公余未及見惟交果毅二十年其義勇能軍洵有過人者其後則爲陳忠愍公名化成福建金門人少從忠毅果毅歷戰功洊至臺灣水師副將馭軍有紀律約已尤嚴時稱廉將及鎮

金門益勵其麾下余聞久矣道光十八年余過廈門公方提督水師亦素重余延飲劇談公時已近七十言軍事慷慨激發逾於壯夫及至臺臺人皆頌公巡閱臺灣時文武供應餽遺一無所受隨行將卒雖眾所過如未嘗有兵者其約已律下之嚴如此故賞罰無閒言焉臺灣歲運軍穀十萬給水師諸營自蔡逆不靖商艘日少穀常絀運每至三四年則奏委文武僱運費鉅而時有風濤之失道光四年余謂臺府上議請積穀改給折色以疏新穀趙文恪下其議眾皆便之而水提某有所覬沮之及十六年公巡臺眾舉以請公曰此兵商兩便之計也令如議行一無所私二十年粵中夷警遊奕閩洋公自出擊之足受礮傷猶鼓勇督師進夷舟遁旋調江南江南水師素怯非閩比也公



選閩中親軍往教練之始皆奮厲海防嚴密夷聞而畏之  
 二十二年甯波失守夷破乍浦數窺吳淞不敢入潛購姦  
 民焚公火藥公怒方捨斬之而夷舟數進公數拒卻之夷  
 務惶海上將退總督聞公卻夷師喜自出督戰與公分守  
 海口甫登山夷舟突進飛礮及山總督失色退走諸軍皆  
 潰夷乘勢大進公親軍不及百人手自燃礮擊賊猶破一  
 舟賊連飛大礮中公傷而歿事聞 上震悼焉贈恤如  
 典諡忠愍

論曰公始為偏裨素有戰功而獨以廉著蓋武人所尤難  
 也觀其馭軍紀律森然庶幾臨淮之風矣老猶勇邁雖跋  
 扈之夷亦憚焉乃卒敗於懦帥致以身殉惜哉

張亨甫傳

張亨甫名際亮建甯人少孤繼母撫之父嘗賈鄆州伯兄  
 繼業亨甫幼穎異里中老儒李古山才之其家乃使之讀  
 未冠為諸生與族兄紳光澤高祖望何長詔友善肄業福  
 州鼇峯書院同舍生多俗學亨甫視之蔑如也陳恭甫編  
 修為山長器之道光三年余至福州亨甫以詩來謁余曰  
 何李之流也子才可及空同若去其麤豪則大復矣明年  
 沈鼎甫侍郎視學閩中試拔貢第一乙酉入京師朝考報  
 罷京貴人及名士言詩者無不知亨甫矣新城陳石士侍  
 郎延寓其家會賓谷巉使在京師聞亨甫名召飲同坐皆  
 知名士也會以名輩顯宦縱意言論諸人贊服亨甫心薄  
 之曾食瓜子粘鬚一人起為拈去亨甫大笑眾慙會不權  
 而罷明日亨甫投書責會不能教導後進徒以財利奔走



寒士門下復不自知愛廉恥俱喪負天下望累數百言曾怒毀之於諸貴人亨甫以是負狂名慨當時諸公好士而無真識會不如其好色也取一時名優爲之傳著論一篇曰金臺殘淚記筆力高古識者知亨甫所志遠矣都中交深者歛徐寶善龍溪鄭開禧宜黃黃爵滋益陽湯鵬山陽潘德輿唱和尤密六年余至京師從遊者久之亨甫旣爲朝貴所忌試輒不利自是歷遊天下山川窮探奇勝所交名賢幾遍以其窮愁憤懣牢落古今之意發爲詩歌益沈雄悲壯至天才豔逸情致綿邈則其本色而亨甫之詩乃大成矣十八年鄉試主闈試者途中約張際亮狂士不可中而亨甫已易名亨輔中式拆卷見其名疑欲去之副考申解而止及來謁果際亮也主試愕然會試復報罷二十

年余在臺灣召之亨甫喜將渡海及廈門畏險使人寫其貌題詩寄余而返聞鹿澤長爲甯紹台道往依之至則甯波失守狼狽走江西將至山東不果遂過桐城視余家訪方植之光律原馬元伯而至湖北葉方伯敬昌厚禮之復之吳中聞余爲英夷謀愬江南奏劾有閩人附和其言亨甫憤甚見某公面責之計余赴逮必過吳中棲遲以待七月余過淮上乃從至京師先是亨甫有妾蔣氏從在淮及赴余難畱蔣於淮屬其友亨甫方疴疾扶病從余止之不可自投方劑未已余事白出獄亨甫大喜從余寓炸子橋楊椒山故宅中延人治其病而所患已深矣京師諸公聞亨甫急余難義之過余者必問亨甫而湯海秋及桂林朱濂甫琦柳州王少鶴錫振道州何子貞紹基晉江陳雲南



慶鏞高要蘇廣堂廷魁閩陳弼夫景亮皆亨甫故人尤臣疾革日晨起自訂詩藁屬余及濂甫執筆爲之去取其夕遂卒年四十五余及諸君經理其喪一時識與不識爭致賻焉余攜柩至桐城使人往閩召其子來以喪歸亨甫詩已刻者婁光堂藁松寥山人集南來錄未刻詩文尙多嘗語余欲編爲全集卒後余收遺藁於行篋將成其志焉其妾蔣氏在淮浦逾笄聞亨甫歿大慟誓死守或勸之嫁乃削髮爲尼一小婢感焉亦從削髮河漕二帥及善亨甫者咸重其才高其義又歎異蔣氏皆憐而資之一時歌詠其事者甚眾

論曰自古名公卿無不愛才近世則延納才士以爲己名士利其財亦爭趨焉鄙者則面諛承奉無所不至此尙有廉恥氣節哉亨甫力振頽風可爲矯矯矣乃受其書者不愧謝而以爲恨時人復被以狂名使亨甫達而在上風節必有可觀者竟不一第徒以詩名是可悲也亨甫內行甚篤善事繼母生平好遊伯兄常資之縱覽名勝伯歿厚視諸姪有加每言繼母伯兄未嘗不泫然也里中前輩闡揚不遺餘力所交海內賢士老不遇者尤推揚之不絕年長於己者禮之必恭少於己者正言教誘懇至其敦篤如此嘗負大志余稱其有經世才人未之信後見盧厚山林少穆二帥亦稱之然後知余非私言也

湯海秋傳

海秋湯氏名鵬湖南益陽人道光二年進士初爲禮部主事年甫二十負氣自喜爲文章震爍奇特諸公異其才選



入軍機章京補戶部主事轉貴州司員外擢山東道監察御史君在軍機得見天下章奏又歷戶曹習吏事慨然有肩荷一世之志每致書大吏多所論議及為御史再旬而章三上有宗室尚書叱辱滿司官其人評之 上置尚

書吏議君以為司官朝吏過失當付有司不可奴隸辱之此臣作威福之漸也吏議輕不足以儆援嘉慶中故事等之上以為不勝言官任罷回戶部員外而君方草奏大有論建未及上而改官君見其言不用乃大著書欲有所暴白於天下為浮邱子八十一篇篇數千言通論治道學術明林十六卷指陳前代得失七經補疏明經義止信筆初藁雜記見聞事實諸作皆出示人惟止信筆初藁人多未見或問之曰此石室之藏也英夷事起沿海諸省大擾

上再命將無功卒議撫通市君憤甚已黜不得進言猶條上三十事於尚書轉奏焉大臣用事者曰書生之見耳

上雖召見君而無所詢報聞而已君是時已更為本部四川司郎中京察亦竟不得上考君感慨抑鬱詩多悲憤沈痛之作二十四年七月卒年四十四君少為文有奇氣初成進士所為制藝人爭傳其藁市肆售之幾遍君曰是不足言文也取漢魏六朝迄唐人詩歌追擬之必求其似務備其體已粹者三十餘卷又好為文嘗謂其友人曰漢以後作者或專工文辭而義理時務不足或精義理明時務而辭陋弱兼之者惟唐陸宣公宋朱子耳吾欲奄有古人而以二公為歸其持論如此

姚瑩曰道光初余至京師交邵陽魏默深建甯張亨甫仁



東坡先生集卷之十一  
和龔定庵及君定庵言多奇僻世頗訾之亨甫詩歌幾追  
作者默深始治經已更悉心時務其所論著史才也君乃  
自成一子是四人者皆慷慨激厲其志業才氣欲凌轢一  
時矣世乃習委靡文飾正坐氣滯耳得諸子者大聲振之  
不亦可乎以宗室尚書之親貴舉朝所屏息者而君倡言  
彈之亦見骨鯁之風矣君又與宜黃黃樹齋歛徐廉峯及  
亨甫以詩相馳逐歲在丙戌余服闋入都諸君與周旋久  
之樹齋以編修爲言官數論事游至大用廉峯及君則以  
言黜幸不幸殊焉辛卯余再入都廉峯已病未幾卒定庵  
繼之癸卯臺灣之獄亨甫力疾赴余難因不起猶憶君探  
余獄中及出獄後與諸君置酒相賀又同治亨甫之喪依  
依送余出都門時也默深成進士最晚以知州需次亨甫  
則未一第而歿余待罪蜀中樹齋亦以事更罷爲部曹俯  
仰二十年閒升沈存歿若此悲夫

樂鄒先生傳

自世之以名位功業文章相貴重也而德行之士闕焉其  
有聞者必其有獨行奇節可相震驚者也庸言之信庸行  
之謹率視爲平澹修文之士亦罕稱之嗟乎此非有道之  
言也吾家樂鄒先生所謂庸言之信庸行之謹者也先生  
於瑩爲族祖父瑩爲童子數及見之頽然修癯如松柏之  
勁而氣特和聞其言直而溫長老皆曰吾家隱君子時不  
知隱君子爲何如言也稍壯則聞先生安貧樂道未嘗與  
人言財生平不受餽遺時輟炊漸三日閉門不使人知有  
問者曰無之及當食時有在側者必與均雖窶丐不使空



東漢文後集卷之十一  
視以授經課子爲事非義之行數十年未之見也非義之言門內外未之聞也不近名不尚氣倫紀日用之間秩然藹然其教子曰富貴在天不可動念惟學在人又曰能敬必有德能容德乃大功德隨處可修持祖宗須臾不可忘怨不可記恩當思報謹言慎行非義不取如是者夢寐皆安矣年八十五正衣冠卒一履未安命子納之笑曰腳須踏實地步履要安詳也娶戴氏操行勤苦與先生同志後先生二年卒年八十四終身相敬如賓嗟呼如先生者洵無愧隱君子哉先生名訓字聰彝樂鄴其自號也瑩撰姚氏先德傳時先生尚存今去先生歿十七年矣其子族叔雲山以行略藏笥久之喜其言質實無異於嚮所聞也顧漏輟炊浙事乃掇拾爲傳

東漢文後集卷之十一 終

東漢文後集卷之十二

桐城姚 瑩石甫著

陸畫村傳

嘉慶之初教匪蹂躪川陝湖北郡邑被擾者百數 朝廷選將命帥討之八年後定閭閻元氣未復也又擇賢守令撫循久之乃蘇道光七八年閒猶有未盡復者其閒陸君畫村以循吏稱君名成本浙江蕭山人唐忠宣公之裔也始以諸生援例得按察司經歷至四川值教匪亂從川北總理軍務劉清軍中德參贊賞之調赴大營甚見委任事平授宜賓縣知縣歷署三台儀隴清溪諸縣雷波通判潼川敘州二府知府所至以撫循瘡痍與民休養爲事或請蠲免厯年積欠或移社倉入城官爲經理以除民累兵



言有虐吏人激變者君捐貲撫卹得兵治之不戮一人夷  
安而民頌之道光七年升巴州知州地在萬山中極遼闊  
逃亡未集豪強者多以賤價典質田廬得之遂爲己業而  
不納官租及田主歸無力贖田賦不得免君憫之悉令計  
質價而分其業各任輸和賦乃有著而民無困州鹽有引  
無商民賴擔負以濟日用官人朦給執照私爲商秤苛剝  
之復多設鹽差搜捕走漏者民苦之君急請以課歸丁追  
照毀秤民勒其示于石而祀之君復捐廉代償民逋十分  
之二不三年民皆歸復如承平時其他善政甚眾十二年  
乞歸時年七十矣歸十數年卒于里年八十有六里中恂  
恂不談從軍及爲吏時事率子弟以禮法力行諸善義事  
而已先是雍正中有請以忠宣公從祀聖廡者禮部謂公

未講學中止道光五年君言于學使吳公曰諸葛亮范仲  
淹歐陽修皆未嘗講學而已從祀先臣學術粹然本仁祖  
義舉而措之可致純王上理徒以年少得君入參幃帷未  
遑著述貶後避謗故不著書柰何以此少之吳公奏上明  
年遂從所請君嘗重刻忠宣公及楊椒山集劉蕺山人譜  
陳文恭四種遺規監懲錄式敬編其汲汲于世道人心如  
此又自以所見集經驗良方刻之得其方者如證投之立  
愈亦忠宣公集驗方之遺意云

論曰循吏不可緩于世也久矣矧荒亂之餘乎陸君書生  
從戎不矜其功而孳孳爲吏惟愛民是務年至耄耄恂恂  
儒者觀所行事可謂不忝其先矣癸卯秋余奉逮過吳君  
孫次山候余乞爲君傳諾之久未復也次山頌以書來云



昔蘇州卓契順持蘇邁書訪東坡于惠州曰昔蔡明遠鄱陽一校耳魯公絕糧江淮閒明遠周之魯公憐其意遺以尺書天下至今知有明遠蘇公亦善契順君獨不憐幾而與之乎感次山之言乃敘次協相湯公所爲墓誌而爲君傳次山名幾方通判蜀中君之弟二孫也

桐城馬氏方宜人家傳

古昔丈夫列女以才識見于載記者不一類大抵不數見然唐以前猶聞之宋以後則寂然何耶曰此宋元以來諸君子謂其不合于經也而沒之焉天地大矣特出之材何代無之世既太平而無所見儒者之論日益加嚴其湮沒于荒煙蔓草中者可勝道哉方宜人者字德情桐城方公裕昆字綸齋之長女而工部都水司郎中馬元伯之婦也

十八歲適元伯兩代翁姑具存皆賢德而貧債家時及于門食用日罄宜人工鍼黹勤苦任之元伯得專力學兩代權然以忘其憂元伯既成進士選庶常改工部能于其職宜人佐內政具有條理僚友及同年諸夫人讌周旋肆應盛以才能稱焉

國家方重科目主政多書生不諳工程部吏玩而爲弊元伯事例精明吏獨畏之不敢欺上官莫不倚爲左右手以是頗有忌者宜人曰君自盡其職耳苟首鼠焉如公事何道光二年

仁宗升祔

三壇 太廟估修祭器典至重而名物器數亦極繁

原主估修者今直隸總督訥公也估冊成已外擢去元伯代同官覈銷估冊一二筆誤未及糾舉有以捐納在工部者求京察不得疑元伯沮之訐工程事謂有所私或謂元



伯曰此估修之事君曷訴之可自脫元伯以告宜人曰不可元伯從之遂與在工承修諸人皆獲罪訥竟無事大臣頗知之以是義元伯暫遠戍而卒得赦歸諸在工者多亡于戍所矣訥公深德元伯所以報之者良厚元伯窮官遠戍而家能粗立者宜人之力也余初應童子試時家窶甚嘗見知于家建庵先生先生亡余往哭之慟先生故綸齋方公妹夫也宜人在其家見之問曰弔者多矣此少年何哭之慟乎姑曰是嘗見稱于亡者宜人曰嗟呼一童子耳感一曰知己而慟哭之于死後豈常人哉歸復問于祖姑姚太宜人曰是吾從孫也貧而好學宜人乃請于綸齋公以仲妹字余既有沮者宜人力爭得之宜人同母姊妹三人友愛之篤終身無間世之賢兄弟有不若者矣宜人性

闊大善持家僕婢無敢欺而不屑尋常瑣細自奉勤儉待人寬恕婢僕咸服其才而感其惠元伯族戚中貧困者周之孀寡者養之于家以至終身有才能者則勸元伯助成其業于是內外稱之一如其家人元伯家中中貲仰食者恆數十人無乏乃知宜人之能也元伯三子皆宜人出鍾愛之自孩提及成人未嘗有所督責嘗延余課其二子授經不熟罰之跪宜人親至屏後爲子緩頰余奮衣去宜人請祖姑代謝而終不責子人皆謂其溺愛然三子皆成立賢而才諸孫亦無不才者宜人豈非自知其子孫必興而不肯傷其愛乎宜人以道光二十七年六月卒年六十有九元伯亦年七十一矣宜人事元伯自貧賤患難以至于終勤勞如婢子元伯傷之甚寓書于余曰宜人生平惟君



知之最深老年喪偶情何能已君其爲我傳之余曰唯唯  
宜人非尋常婦也其才識丈夫或有愧焉乃追憶所知爲  
傳俾元伯藏于其家元伯名瑞辰嘉慶乙丑進士三子長  
建勳雲南甯河縣知縣次星曙監生議敘八品職銜次三  
俊廩生十一孫某某俱附生某某業儒二曾孫某某

王貞婦傳

閩中王氏有女曰湘藻生而啼有異聲祖父聞之曰是有  
貞性可小字冬青長適顧氏夫猷不學夫弟九佻姑愛少  
子縱之女事姑相夫敬禮不稍衰姑酒於酒叔嘗戲侮女  
斥之慙忿反與僕婦小婢共譖女姑大恚日摧責之使猷  
痛箠女叔助之無完膚粵中有夷亂猷往從軍謂女曰  
戰歿可改嫁女曰君不知我乎男子制義夫人從一死

臣道也全節妻道也子其勉之無念婦人猷又曰吾弟佻  
我遠行其慎防之遂行女自是寢不解衣一夕入室將浴  
叔刺窗窺之女急滅燈罷浴明日姑見女辭色益厲叔更  
嫚罵凌逼之一日歸省其母左眼角傷寸許目睛大腫母  
問之自承傾跌痛甚而昏稍蘇語兄爲書於父曰勿苦思  
女勿薄顧氏母兄醫之半歲始瘳終不言致傷之由叔私  
僕婦姑使此婦伴女宿卻之則誣以有他不堪其逼乃縊  
道光二十四年三月三日也女年二十有三氣已絕面目  
如生父母往視之出涕一線叔與女婢皆逃匿女平居嘗  
言女身難自守不能以淨體還太虛奈何貞烈被害世輒  
鳴官令其髀形以驗耶人間快意地下含羞矣惟以報應  
聽諸冥冥斯盛德事耳其父承志乃瘞之蟠龍山二郎廟



之左而立碑於閬南橋側表之府教授熊君篆額曰清貞  
孝顧王氏之碑

贊曰貞婦事在余未至蜀前數月越四年貞婦之父承志  
以癸酉拔貢生授館沈吟樵孝廉家余因吟樵得其詳承  
志嘗爲女敘其情事讀之使人悲傷乃更爲作傳嗟呼女  
豈愚夫婦一節之行而已哉

王卜二隱君傳

古者民有四稱蓋異其業非殊其德也忠信孝弟禮義廉  
恥盡人有其性能存之者德莫大焉矣余所聞常州隱君  
子有二焉皆賈人子也一爲王君曰旦字殿章徽之歙人  
也九歲隨父爲鹺賈於常而好讀書厲行遊浙東浙之人  
士稱之還居常常之人士益稱之鳳臺縣尹李君兆洛稱

曰王君負遷毘陵柔而不犯廉而不劓比黨蒙福縉紳歸  
高又曰君以孝友聞其承志也視於無形其忘勞也施於  
不匱湖南中丞左公輔曰王君孝友蓋其天性而一意攻  
古文詩詞不甚畱意生產父沒家落乃棄儒學賈終弗能  
善也醕行如古人性坦白與人交尚信義無逆億人挾狙  
詐以相償者亦感其誠而爽然以喪也周人之急嘗貸人  
以千金非己貨也他日人第如數償之君亦勿言而代償  
子金其爲人如此一爲卜君維憲字濬九有元之季自河  
南溫縣遷常州幼貧習商賈業未冠父卒生平訓之以立  
志行爲大君守父訓終身弗失事母錢氏以孝聞母有疾  
君方賈江淮閒忽一夕不能寐起謂同業曰我他日未嘗  
如是必有故母老在家宜急歸也卽日買舟倍道行母已



東漢文後集 卷之二十二  
病篤忽張目曰門外五郎歸矣五郎蓋君小字家人甫出  
堂聞叩門者果君歸矣翼日母遂卒君謀所以安父母之  
體魄者盡心形家書延善其術者于家奔走九年得之既  
葬每四五日必省視春秋祭掃哀感掩泣遶墓徬徨如此  
者以終其身兄維榮卒於杭君歸之葬父墓側曰兄生與  
父同室死與父同壤既可侍先人於地下且使吾子孫世  
世不失其祀也有孫起元善讀書攻爲文章有氣節君督  
之學甚勤苦每年節慶旦必肅衣冠至諸孫師門再拜塾  
中歸則爲之講說古今忠孝義烈事且日讀書所以明理  
非徒取科第汝等能立身砥行學漸成就綿延以訓子孫  
卜氏世有詩書之後是吾志也君爲人嚴正去取必準於  
義遇人所不可面斥其非無回護又諳諳反覆開示使之  
必信然後已王卜二君余皆未見而善王君之子國棟卜  
君之子起元知皆隱君子是以爲之傳

太子少保兵部尙書都察院右都御史雲貴總督諡

文恪武 趙公行狀

武陵趙氏系出宋宗室朝散郎不佞居歛之巖鎮元末東  
山先生沆爲詩古文尤精春秋明崇禎時有光道者以理  
學高節著稱其孫元裕康熙中遷湖南始爲武陵人子允  
芝蚤卒遺孤宗海善治生贅于王氏族黨依以食者常百  
數收葬亡匱甚眾中歲卒有二子其伯公也少敦敏好學  
長益端謹淵宏乾隆己酉選拔學使昆明錢公禮異之曰  
生人英也嘉慶元年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充 國史  
館纂修庚申辛酉兩爲順天鄉試同考官七年 上



東漢文苑集 卷之十二  
七  
親考御史取第一補山東道監察御史奏川楚善後事宜  
上偉之十年充會試同考官巡北城掌福建道轉京  
畿道巡通州漕裁革陋規十一年五月奏糧船起剝事發  
諸積弊漕竣轉刑科給事中稽內倉丁卯鄉試爲江南副  
考官榜發聞母訃卽日奔歸十五年起補禮科給事中充  
會典館纂修辛未會試監試內簾湖南學使父干試事公  
奏論之十七年 授惠潮嘉道宣布教化優禮諸生清  
理獄訟海陽普甯民械鬥擄掠聚眾久官不能治公自馳  
往捕誅之沿海島嶼民多寮居藏匪消賊公悉編入保甲  
毀其棚寮水陸獲盜無數十九年遷廣西按察使莠民假  
天地會結眾斂錢每破一案邑里騷然公飭府縣實圖不  
軌或搶劫及首斂錢者按如律入會保家者杖而釋之自

首免罪復爲條約諭民間廣種植浚塘堰嚴守望堵巖峒  
摘律例中易犯者五十餘事刊示之廣東洋匪投誠後漸  
入廣西爲盜公行守令以捕盜多寡定其舉廢水路設巡  
船商民停泊有定所衛之以兵舊例州縣送囚至省役與  
犯並繫名曰連手讞定多痼斃公稽司府首縣三監重囚  
皆常數百人額設禁卒四十八名不足鈐束增八十名役  
食之費有案州縣捐之連手遂革又送囚遠者距省幾二  
千里近亦五六十里每一囚往返費六七十金州縣苦之  
多匿案不舉公議不通舟六府囚免發回五名以下者失  
事官具費五名以上計程遠近給公費三分之一緝捕乃  
力 上諭查廣西狼兵之制公覆曰狼兵初制無考惟  
明史兵志有廣西東蘭那地南丹歸順諸狼兵宣力最多



之語其來已久檢司案自乾隆八年清查二十一年諸府  
州報兵田自狼兵外又有土兵土勇隘卒堡卒耕兵撫兵  
諸名其承耕田畝多寡不同而分防調遣與狼兵無異當  
時議有田諸兵食地另立名田戶名惟本地狼獾得充不  
許外售至州縣土兵歷來以田賦兵無缺凡食田兵其目  
訓練府州縣官會營歲一閱之不給田之狼堡免差操三  
十二年宋前撫奏給田兵九千五百人半習烏鎗四十三  
年停之時計狼堡兵五千四百八十五名均有田足資歲  
食惟守隘防汛走遞文書設狼總堡長農隙時官一閱之  
柳城雜容天河上林諸縣仍習烏鎗相安已久請循其舊  
明年實覈諸土司有田土兵三千六百五十五名無田土  
兵四千四百九十四名督撫據以覆奏二十年三月遷廣

東布政使州縣解司及領司銀舊皆有費或未領解則交  
後人代之展轉虛抵積數十萬交代每數年案不能結公  
設局勾稽未領解者各爲一册行覈無訛卽由司劃抵免  
其費公之初至也司庫貯四百萬再逾年五百三十萬款  
清而庫以實廣西雲貴湖南諸水由西北二江匯注大水  
分流廣州入海濱河民築圍堤自衛南海桑園圍九千五  
百餘丈險要石工一百五十七丈里民歲修數決石亦剝  
落嘉慶末西水漲決借帑修築而水患無時公上言民力  
已困請以藩庫沙坦花息及糧道庫息銀八萬發商年得  
息銀九千六百兩以五千還帑四千六百存縣歲修責成  
紳士以爲永利東省屯田五千三百餘頃自雍正三年裁  
衛所歸州縣上則畝征米五斗中則二斗七八升加一六



耗羨另科丁銀十倍民田歉歲多鬻子女棄家室者嘉慶  
五年前司常明奏丁有逋荒官多賠墊部議令別覓曠土  
墾之卒無報墾者二十年營撫奏令瘠地量減科則荒蕪  
題豁以現勘之沙田花息撥補公議曰通省屯米九萬二  
千九百餘石可征輸者十裁五六餘均當減則沙田花息  
僅足補沖崩無著之數而減則無可撥補查有乾隆中舊  
墾沙坦六千餘頃科則極輕畝征銀四釐六毫四絲不徵  
色米較上則民田尤饒沙民稅輕而利厚頃南海番禺諸  
縣補請升科照番禺上則田畝征銀三分五釐八毫今請  
沙坦田準此升科原征額賦外盡抵屯糧減則之數督撫  
如議奏行先是海寇未平夷商詭譎濱海控制事宜數改  
蔣公以新安之大嶼山香山之澳門東莞之虎門鎮遠南

山諸礮臺今昔情形不同行司議公曰大嶼山孤懸海外  
夷船所經山中東浦大澳二口居民尤密舊于雞翼礮臺  
設千總防兵去二口遠請二口各築垛墻四十丈增設兵  
數澳門舊築六礮臺已爲得勢惟在稽察之嚴請責成同  
知副將隨時監察演礮以重聲威虎門爲中路門戶水師  
提督駐札控馭各島原建南山橫當二礮臺近復建鎮遠  
一臺惟虎門寨距校椅灣海口尙二十餘里鎮遠南山聲  
勢未能聯絡請于曠闊處建土城督提二標兵輪替駐防  
遊擊或都司一人率之他如番禺之獵德汛當黃浦夷船  
運貨入省之衝請設一礮臺扼之舊制東莞新安香山三  
縣海洋香山副將大鵬遊擊各巡半年今澳門大嶼山皆  
緊要二將未可遠離請歸提督統巡議上蔣公採行之公



東漢文恭公集卷之十二  
以廣東風俗奢靡官民不知務本重刻陳文恭從政訓俗  
二種遺規通頒之躬先率以勤儉惟公事無吝連山縣新  
裁改入理徭同知修城工銀未及入奏公以已養廉爲之  
或曰子產之輿可勝濟乎公曰濟所可濟何能盡亦安能  
恕也二十三年擢廣西巡撫十二月至桂林習知地勢建  
甌旬月不雨卽旱竭至則以農功水利爲亟宣諭守令平  
疇修陂塘設龍骨車以挽水山田開蔭井設井筒架以汲  
水作式使民仿之公爲臬司時嘗以會匪被脅准自首其  
後州縣多勸使首公曰如此則姦人倖免轉以自首爲計  
失吾意矣令辨其願從被脅分別治之于是破獲數十案  
論如律者四百餘人桂林梧州鬱林南甯諸府州界湖南  
廣東柳州慶遠思恩泗城諸府界雲貴羣盜倚之出沒公

咨會四省搜捕不分疆域腹內州縣查保甲置望樓練民  
壯互相守望保甲不能編者建卡房縣或十座二十座府  
各以官會營巡緝柳州至省千里河道紛岐舊設水汛有  
相去數十里者增腰卡四十三所守以提標五營兵每卡  
一小哨船有盜則卡兵登船舉礮攻捕各村望樓團練咸  
出堵檢公率司道以下捐其費前後獲盜一千七百餘人  
公以外盜十居七八欲清其源使挾賞貿易挈眷耕種者  
爲客民立客長籍之單身流蕩者爲游民查籍遞回山僻  
草寮盡毀礦廠窯榨傭丁皆立冊有保者畱否則逐刊爲  
省例西省營汛工程例無支款乾隆中奏令州縣歲捐養  
廉扣存備修久之州縣捐款日多工程延廢公稽司庫有  
文職空缺養廉貯銀二十四萬奏請動支以爲例停止扣



廉又有酌提籌補之款巡撫以下年捐養廉一成補州縣無著虧空公以州縣疲乏酌減其額惟院司道府如故西撫歲支養廉銀一萬栲溥二關准巡撫得用羨餘公歎曰吾家賴慈母悌弟經營先人餘業子孫衣食猶足矣身為大臣復取盈焉將安用之吾不能裨益百姓第視所能者為 聖主宣布仁澤耳西省額設倉穀未買補者數十萬趨買之吏多病民公創預備倉捐銀一萬二千令桂林府買穀積貯以千金發典生息為倉歲費曰後有君子擴此意為之及諸郡邑今特其權輿也康熙中陳文簡公撫粵西設愛日書院久廢公修之復建培風書院課民間童子柳州思恩慶遠三府縣向無書院是歲鄉試三屬生員少應者公憫之發銀二千給右江道勸捐興建于是象州

羅城天河武緣雒容興業皆請創建道光二年入覲  
今上於乾清宮諭曰以卿誠實不欺故 皇考簡用

貽朕勉之公泣謝至昌陵行禮而還四月回桂林八月授閩浙總督十二月入京 召見嘉以公正忠誠三年二月至閩時將儒兵驕公治軍嚴重明申條約徧給諸鎮營汛身自攷校備弁無虛日參將某驕蹇浙提玩洋務皆奏劾之兩省肅然手札司道諸鎮令所屬文武密陳優劣驗之以事信賞必罰故所用得人上游四府地僻山深多漳泉江廣人租山立廠為業十餘萬眾游民混迹勾結土民擄劫于是會匪擔匪丐匪羣聚為害公令諸村廠就地勢所便自相聯絡造冊報官以時抽查有盜鳴鑼逐捕復舉誠實曉事者為廠首約束之閩省舊于海洋緝匪費內歲



撥銀六千爲陸路捕盜用而州縣畏報銷累莫敢請領公  
奏別于晒帑餘息內年以一萬爲率由督撫視捕盜多寡  
輕重核給之毋報銷乃遣文武督兵赴諸山谷搜捕著名  
匪首黨羽皆獲上游遂靖浙洋商艘報劫大率捕鯨漁戶  
失利者爲之公旣嚴責水師復與兩撫議立海口漁船出  
入章程水陸合捕商舟漸謐福州閩安鎮外有琅琦島民  
居二千餘戶多爲姦利濟匪公訪聞檢治移駐水師建礮  
臺望樓省城門戶益重泉漳二府械鬥之風未已刊故教  
諭謝金鑾治法論頒守令行之大要以重土親民爲本漳  
州府周鎬賢守也以老乞去公手書勉畱使署汀漳龍道  
尤以臺灣爲慮盡選賢能以往未幾鳳山逆民楊良斌作  
亂巡道孔昭虔知府方傳穉不一月平定鳳山縣城毀于

蔡牽之亂遷治埤頭屢議建城未果傳穉東渡公以十事  
屬之鳳山城工噶瑪蘭積案尤其巨者傳穉勘稗頭無險  
可憑請還舊治勸捐築城復與淡水同知李慎彝建築廳  
城山前諸城乃備噶瑪蘭積案者嘉慶十五年蘭地入藉  
創始善後事十年未竣以賦則不定諸案皆稽原奏民田  
一甲當內地十一畝有奇請徵穀六石園一甲徵穀四石  
戶部議令如臺灣叛產上等田徵穀三十二石中等穀二  
十六石下等穀二十石上等園如中田中等園如下田下  
等園徵穀十八石往反數駁又原奏限墾田園七千餘甲  
及墾成實止五千餘甲戶部執原奏公歎曰彈丸之區民  
力竭矣奏請賦則仍如原奏甲數以墾成爲準其制乃定  
蘭民入山伐木歲供道廠軍工船料四載行十年矣軍工



匠首科斂無已道光三年山匠林泳春遂爲變水師提督  
巡臺公飛檄捕誅之既平博採輿論更定採料章程蘭人  
乃服公按蘭廳在臺灣極北山後去郡城千里舊設守備  
千總各一把總三兵二百人頗形單弱其南境蘇澳外接  
生番與北境之三貂嶺澳皆東面大洋時有匪船藏泊舩  
舩遊擊駐淡水道遠權輕不足控馭奏改爲水師參將兼  
轄蘭境水陸事更於臺灣城守嘉義艦舩三營撥兵三百  
入蘭營增設都司千總各一駐防始密臺灣十三營戍兵  
一萬四千皆自內地五十三營更替例由廈門提督點驗  
分汛其歸也亦如之而臺北至郡千餘里廈門至延建汀  
邵諸營又千餘里班滿出營候商船配渡每需旬月兵弁  
苦之公檄臺鎮知府更議上游諸府兵配臺北諸營者自

八里坌登舟入五虎門福州城守協點驗泉漳二府兵配  
臺灣中路諸營者自鹿仔港登舟入蚶江陸路提督點驗  
臺灣府城南路諸營均自鹿耳門登舟入廈門水師提督  
點驗其往臺亦如之戍兵之困以蘇臺灣歲運穀十萬給  
福州漳泉三府兵食以商船配載嘉慶後商船壞者民不  
能複製運穀日艱而鹿仔港口門漸淤商舟益不便公奏  
開五條港通商濟運港在嘉義彰化二邑間固偷渡私口  
也臺本產穀之區福泉漳三府民食仰之商民販運歲常  
百萬江浙天津亦至焉臺人不知蓋藏生齒日繁米價增  
貴稍歉卽思爲亂公飭道府議令民間常蓄有餘勿任空  
虛傳穢請稽出口米船月報實數酌年豐歉以定限制三  
年五月浙江二十四州縣水災公與帥公奏發帑撫卹復



捐廉倡勸紳商得穀六千米一萬七百銀七十萬五千正  
賑畢續放災區安定流民就食者公令所至州縣詢男婦  
名數給滾單撫卹是秋浙中米貴帥公欲碾閩省倉穀運  
濟公曰閩倉買補未足不可且碾運折耗委員運費異時  
買補皆費周章惟臺灣歲豐乃與閩撫奏弛海禁招商販  
臺米濟浙浙人之私墾南田也帥公持封禁之議公初赴  
閩浙時 上命察之公以民生艱繁南田山內浙臬司  
朱桂楨勘墾田萬畝聚丁六千正可爲海畔窮民裕生計  
未至杭州帥公奏禁人盡驅回田亦犁毀恐民復墾引海  
水灌浸之公不得已據情覆奏居嘗惜之彰化縣有生番  
地名埔裏社頗膏腴民數覲覲社番懼引熟番自衛孫公  
巡臺有請開墾者孫公納之以語公公曰此界外番地有

主與南田曠土不同儻番人慕化如噶瑪蘭故事則可否  
則爲開邊者口實矣臺府議至亦以勿開便孫公乃復申  
越界之禁閩鹽不銷官商久困公以南靖長泰二縣最累  
而額銷引鹽四萬二千臺灣一府年止銷鹽十三萬奏減  
二縣引鹽一萬二千入臺額以蘇官困諸商帶完積年欠  
課亦停徵兩年以紓商力前明之季葺山劉忠介公漳浦  
黃忠端公理學大節最著忠介公已從祀聖廟西廡道光  
四年 奏請忠端從祀於東廡列羅文莊之次俟官已故  
安溪訓導謝金鑾德化已故泉州教授鄭兼才學行爲士  
所服所至敦崇名節公敬異之令本縣學舉報鄉賢五年  
九月調雲貴總督六年正月至滇貴州土瘠民貧惟黎平  
府產杉木松桃廳產茶桐獲利資生餘則彌望皆童山也



東漢文後集 卷之十二  
近歲大吏勸民種檀樹放蠶收繭織綢甚有效而守令或以爲迂公過諸府州縣多未行者復手教勸之且捐給工本滇省荒遠以靖撫邊夷督運銅鹽爲大政公奏陳銅礦情形其略曰滇省應運京銅六百五十餘萬帶補歷年沈失三十餘萬本省局鑄六十餘萬各省採買二百七十餘萬凡用銅一千數十萬斤昔時銅旺有盈存貯瀘店謂之底銅諸廠或一時未措輒借兌運京銅礦生漸微歷請封閉減額銅二百餘萬近歲愈縮年常不敷一二百萬嘉慶二十二年底銅已盡適四川烏坡銅廠驟旺由滇委員買補至道光五年瀘店收銅八百一萬道光三年甯臺廠應運京銅改撥各省採買以瀘店撥補京運今存底銅二百七十餘萬而已本年諸廠報獲及已發在途已買未運之

烏坡銅四百數十萬尙可濟乙酉年京運至本省局鑄與各省採買皆未能裕由諸廠攻採年久硯深礦薄產銅日絀而炭山漸遠運腳加增窰戶砂丁工本價外餘潤無幾故採銅日少欲覓子廠須預費工本民皆乏資廠官借發恐無成效遂至虧賠此滇銅疲滯之情形也惟有慎選幹員經理調劑攻採飭令各屬廣覓子廠嚴緝私鑄設法整頓期有起色又奏鹽務曰滇中舊制昭通東川二府食川鹽廣南行粵鹽開化府沿邊井遠民夷私食陵鹽餘皆食本省井鹽嘉慶八年改定民運民銷亦無分地聽商販赴井納課領引配鹽運銷井官收課報解年徵課銀三十七萬二千餘兩其後奏銷漸絀年欠課至十數萬詳察其故由八年改定時諸小井雖出澗淡薄而黑白安甯石膏諸



東漢文後集 卷之十二  
大井產鹽尚旺且有溢銷可撥補迨後大井滷亦漸縮薪  
艱費鉅溢銷不足補缺黑鹽諸井水數淹虧課不得已開  
子井滷稍厚因新例不分地界濫價爭售侵佔他井銷路  
是以課額日絀目前要策先擇誠實諳習井務之員堵緝  
私販就井稽滷防範干竈戶未煎之先然後按諸井出鹽  
多寡分地行銷以杜濫價越佔之弊損益變通惟在行之  
有效公以古人防邊之計無逾屯田日與撫軍考地圖訪  
形勢經營屯田安撫土司建設碉堡練丁防守諸制未成  
疾作五月一日薨 贈太子少保諡文恪賜祭一壇葬  
於郡城北陽山之西麓公少從舅氏王春莖遊教以勵行  
克己後益博覽儒先格言史傳雜記凡有切身心可致用  
者無不潛心體驗交遊儕會中聞嘉言善行則惕然若有

所動通籍後用力尤勤每日言行及讀書接物時自省察  
甲子後日記之易簣乃己生平于人財物無所愛而未嘗  
責人所難深知州縣之困體卹甚至而不可干以私接見  
屬吏自道府以下懇切訓誡如師弟是非賢劣喜怒不藏  
曰吾于人無私愛憎何必使之妄相揣度耶有所詰責其  
人能以理自申者必賞異之卒從所請曰理識足而後氣  
壯此非庸人所能也嘗顏其室曰省譽佩一玉章曰養心  
戒性年位愈進用功益密嗚呼昆明錢公所謂人英者公  
豈有愧哉公諱慎畛字遵路號遠樓晚號蓼生乾隆二十  
七年十月七日生薨年六十五三代考皆贈榮祿大夫如  
公官階妣皆贈一品夫人娶同邑處士吳天雲女封一品  
夫人子二敦詩郡廩膳生戶部山東司主事轉貴州司員



東溟文後集卷之十二終  
外敦貽郡廩膳生道光乙酉科選拔貢生候選訓導側室  
龍氏一子敦訓道光辛巳舉人景山官學教習公詩文雅  
則薨後諸子與門人輯之凡奏疏八卷從政錄八卷載筆  
錄四卷檢巢雜識二卷省魯室續筆一卷讀書日記四卷  
惜日筆二十卷雜文三卷詩三卷

東溟文後集卷之十二終

東溟文後集卷之十三

桐城姚瑩石甫著

臺灣府學聖廟祭品碑

古聖帝明王致祭於神鬼也一以人道事之元酒在室醴  
醑在戶粢醞在堂澄酒在下非以人飲飲之乎陳其犧牲  
備其鼎俎非以人食食之乎列其琴瑟管磬鐘鼓歌者在  
上匏竹在下非以人樂樂之乎君與夫人七獻眾賓皆獻  
尸各有酢升降出入終日百拜非以人禮禮之乎夫飲食  
禮樂人之事也而以降上神與其先祖鄭康成之解禮運  
也薦其血毛腥其俎熟其穀曰此薦以上古中古之食也  
然後退而合亨體其大豕牛羊實其簠簋籩豆鉶羹曰此  
薦以今世之食也夫祭備古今之食是不惟事以人道且



食古以今食復食今以古食矣而世竊疑焉以爲禮近人情非其至者祭天掃地器用陶匏曷爲以人道事之噫可謂未知禮意矣禮器此文曰禮之近人情者非其至者也郊血大饗腥三獻爛一獻熟鄭註郊祭天也大饗禘祭先王也三獻祭社稷五祀也一獻祭羣小祀也血腥爛熟遠近備古今也疏凡郊與大饗三獻之屬正祭之時皆有血有腥有爛有熟所以各言者皇氏曰此據設之先後而言郊先設血後設腥與爛熟若羣小祀則惟薦熟以神卑耳先薦者設之在先後薦者設之在後豈謂郊僅一血大饗僅一腥哉蓋聖王反本修古不忘其初醴酒之用而元酒尙焉醯醢之美而煎鹽尙焉解割之用而鸞刀貴焉筮簞之安而豪韎設焉尙焉貴焉設焉者以近古之物先之而

鼎俎籩豆後焉非置鼎俎籩豆不用也故曰至敬不饗味而貴氣臭又曰不敢用常褻味而貴多品學者明乎此則器數品物不可不講矣而世或忽焉豈非大不敬與至聖先師之有事也自漢明帝始祀於學晉武帝咸康元年帝親釋奠而軒懸之樂六修之舞牲牢器具則始於南齊武帝永明三年唐宋金元以逮有明日益詳盛元至正二十二年定祝版式一尺二寸廣八寸幣用絹長一丈八尺正配從祀位凡用牛一羊五豕五犧尊象尊山罍著尊以實五齊壺尊以實三酒皆有上尊凡銅之器六百八十有一豆登簠簋尊罍洗杓坩爵之屬是也竹木之器三百八十有四俎籩篚之屬是也陶器三瓶香鑪也俎籩簠簋之巾六百三十有九此其最盛矣明制因之時有損益今通禮



先師位前牛一羊一豕一豮一登一鉶二簋二籩二邊十豆十  
鑪一鐙二四配位前各羊一豕一鉶二簋二籩二邊八豆  
八鑪一鐙二十二哲位前鉶一簋一籩一邊四豆四東西  
各羊一豕一鑪一鐙二殿中東一案西向禮神制帛九香  
盤四尊三爵二十有七西一案東向禮神制帛八香盤三  
尊二爵二十有四凡牲陳於俎凡帛正位四配異篚十二  
哲東西共篚凡尊實酒承以舟疏布冪勺具東廡二位同  
案每位爵一實酒每案簋一籩一邊四豆四先賢案前羊  
二豕二香案一鑪一鐙二先儒案前羊一豕一香案一鑪  
一鐙二設案一於南北向陳禮神制帛二香盤二尊三虛  
爵六俎篚冪勺具西廡陳設同據此言之大成殿殿廡凡  
用牛一羊十豕十豮一鉶二十二簋八十六籩八十六邊

豆各三百有四尊八爵一百九十崇聖之祀凡用羊九豕  
九鉶二簋籩各十有九邊豆各七十有六帛十有一尊九  
爵三十有八此禮器之數也殿外兩階金罇鐘一編鐘十  
有六在東玉特磬一編磬十有六在西皆懸以簏業東應  
鼓一祝一麾一西敵一東西分列琴六瑟四簫六篴六篥  
四排簫二塤二笙六搏拊二笙二羽籥三十有六此樂器  
之數也前代州郡縣學其器數殺於太學惟 本朝直  
省府州縣一如太學之制蓋地有中外先聖則一未可異  
其禮樂也而諸府州縣或以僻陋未能備物臺灣遠在海  
外人士斌斌富而好禮者不惜重金以崇聖廟乾隆間前  
守蔣允焄能盡心于牲牲之豐碩邊豆物產之精微病其  
時物價與國初定制大殊有司不能供也建言道府以下



春秋捐廉助首邑將事行之且六十年今物力益昂祭品復苟簡道光十八年中秋釋奠瑩蒞事有戚焉先是三年冬中丞劉公觀察臺灣與郡人士修府縣學宮設局舉蔡生植南教習樂舞頗備聲容矣乃鼎俎籩豆之實與夫太牢牲殺之供所以享神明者猶未及講不可以告虔告潔也乃與郡守熊一本出廉俸各助一祭依據禮經菹脯豆邊府縣學咸如數督諸生備之爲式明年勸紳士某輸金二千歲收其息供品物費擇習禮者十二人輪司厥事復以二人總理之自是可以物稱其品器稱其數矣乎至於迎神九拜三獻九拜送神九拜與夫上香受福焚燎之儀舊有簡闕者亦詳攷而訂正之諸生懼後此復有怠也請爲文以志乃推古聖帝明王所以交神明貴多品之義而詳其器數品物之制俾泐於石

蓬州新建玉環書院碑

自古教學養士之法莫備於成周戰國暨秦蕩然矣漢元成閒乃復教學養士東漢太學頗盛六朝益修之唐初以國學太學爲未足也於國子學太學律學書學算學外又設宏文崇文二館創立學舍教養諸生然皆在京師其後外郡縣乃有自爲書院以教生徒者實宏崇二館開其先也宋世旣立太學四門學小學矣崇甯中以天下皆興賢貢士更卽國南郊建外學凡上舍內舍外舍生多至六七千人而諸儒自爲書院講舍教授生徒者不可勝紀元至元二十八年令江南諸路學及各縣學內設立小學選老成之士教之其他先儒過化之地名賢經行之所與好事



之家出錢粟贍學者并立爲書院每書院設山長一人書院之設山長自此始也明代至今天下府州縣學外莫不各有書院大抵官與其地士庶自出錢粟爲之不盡官立也地大而財廣者或二三之嗚呼盛哉然盛極而衰者事理之常亦有不能建一書院者或有之而簡陋不足教養人士今蓬州治梁相如縣地非古蓬州治朗山蓬池之舊也城依玉環山在五馬山南面嘉陵江隔岸鳳凰山橫列攬秀拖藍最得形勝舊無書院或就文昌祠稍葺齋舍延師課士強以蓬山書院名之然大小蓬山在今營山縣東北名實旣乖且講堂不立膏火無資歲取濟倉餘穀數十石供課而已山長修脯取諸僧寺入官之產歲入數十千錢不能聘延名師諸生無養莫肯肄業學舍之草滿矣

以道光二十六年來知蓬州見之不能無愀然也以問蓬人僉曰眾思興之久矣前年卜地城北州廨後學宮前左偏形家言於此建書院大利學人文風盛而稍不利於官眾莫敢請也瑩曰何其妄哉官民一體耳苟利士民官何不利之有數十年來州官無遷擢惟有死亡又將誰咎且州無龍神祠大成殿祭器闕然及此書院膏火皆事之所當先者蓬人能出錢粟助我乎僉曰能乃與學正趙富辰訓導楊光海暨吏目王鈞謀之延伍君聯芳順賢藍君世茂侯君代仁議首事分路勸捐設局城中伍藍三君倡捐公錢外局中之費伍君與順賢復自備之眾出錢者皆至局書名逾年得錢九千六百四十千諸首事各司其事鳩工庀材以二十七年二月始建書院於新所明年二月畢



工棟宇堅壯規模宏整講堂學舍山長寢室漏廚咸備名  
之曰玉環書院凡用工物錢四千六百千有奇置田六區  
供山長修膳諸生膏火之資龍神祠亦告成惟祭器未置  
書院章程未定而瑩病退經費未裕尙有待也蓬人憂之  
滇中封君允濂繼知此州力任諸事蓬人乃喜請余爲文  
記其緣始龍神祠瑩已有記矣乃考書院所由來而告之  
曰諸君知書院所以異於官學者乎天下學校自京師國  
子監及諸官學外諸省府州縣所在立學貢士教養之法  
備矣又有書院之設何哉蓋官學者登進人才之地而非  
講習肄業之區也羣萃而處之朝夕講誦執經問難師弟  
授受誼兼尊親則書院山長尙焉非如學官歲月一考校  
之而已故學官之用舍大吏可得而黜陟之山長者必道  
德文章藝業可爲師法士望歸之乃執贄於門天子不得  
而可否之大吏不得而進退之然後坐擁皋比士心悅服  
故雖世道衰微而禮義廉恥之四維猶存於書院也然則  
書院之設所以教人敦本立行修其文藝聖賢所以經緯  
天道立人道之大端者於是乎在苟師道不立德之不修  
學之不講卽書院可無設矣有志君子循吾言而深思之  
必有畢然望且躍然喜者則人皆豪傑之士豈但文藝之  
工日新月異取青紫如拾芥已乎是則區區之心所深望  
也夫

蓬州新建龍神祠碑

周禮大宗伯有風師雨師之祭鄭康成以箕畢二星解之  
祭鬯獨斷亦謂箕星其象在天龍興風畢星其象在天能



東漢書卷之三十三  
興雨祠此神以報其功後儒多不從之蓋謂風雨皆天地  
之氣其精自有神主之箕畢二星特從所好非即風雨之  
神此論善矣然神不可見也若龍之能興雲雨而澤萬物  
則昭昭然聖人作易以龍德爲乾象孔子贊之曰雲行雨  
施是其證也然則謂雨師之神非龍可乎天下皆知龍能  
爲雨而不以雨師當之者世儒之固也史記對禪書秦并  
天下而雍有風伯雨師廟各以歲時奉祀漢書郊祀志平  
帝元始五年王莽奏分雷公風伯廟於東郊兆雨師廟於  
北郊兆隋書禮儀志晉元帝建武元年以仲春仲秋并令  
郡國縣兼祀風伯雨師夫雷公之稱風伯之號皆不見於  
經而當時儒者未嘗非之若龍神之爲雨師不猶愈乎今  
制天下府州縣皆以風雲雷雨之神及山川城隍之神共  
爲一壇與社稷同日致祭然京師仍有黑龍潭祭禮尤重  
每有禱祈 皇帝常親行禮而天下府州縣亦莫不有  
龍神之祠蓋禮經有本有文國制有典有例祭之於壇則  
稱雨師以合禮典祭之於廟則從龍神之實以洽人心其  
于禮經國制庶無戾哉瑩以道光二十六年至蓬州禮壇  
廟謁龍神獨無專祠而列龍神相於真武神廟之側室總  
勝之曰雨師壇旣廟矣而謂之壇且龍神已不正其位又  
并真武而從雨師之稱非惟褻慢名實尤乖不經孰甚焉  
乃謀諸蓬人士別爲龍神建祠卜於城東北隅王環山之  
麓後有三泉嚮爲禱雨之湫本太平庵地址眾官人買之  
請獻以建神祠庵僧復稍有所獻於此爰神庶得其所可  
以澤萬物而福我蓬人乎經始於二十七年七月成工於



東漢書卷之十三  
明年二月凡用工物銀壹百有七兩二分錢一千三百八十一千捐資者闔州紳庶而藍君世茂倡捐公錢自備食用且獨任工程之事伍君聯芳商贊成之神堂前後二所各六楹東西夾室廂房庭軒更衣之室咸備寬峻整固足以奉靈棲陳儀物自茲以往歲獲有秋雨暘時若永無水旱災忒惟神之賜也敢不敬歎

陝州知州姚府君墓誌銘

府君諱蒲字勤若桐城麻溪姚氏系出明雲南布政使司右參政旭五傳爲湖南湘潭知縣之騏及子孫森爲龍泉訓導孫文焱爲峽江知縣皆以循吏著名府君峽江五世孫也祖孔鏗父興澍以府君貴贈如其官階府君能文善書明習吏事方勤襄吳槐江兩制府皆重之延參幕事嘉

慶初投効南河補中牟縣丞調軍營防堵白蓮教賊招撫流民有功擢商城知縣潔己愛民案無畱牘其地界豫楚民悍好鬥隣邑洪姓者尤暴官吏莫可如何府君偵所在親捕治之悍民斂跡巨室某有無賴縊於其門懼累懷重金以獻府君卻之而白其事十六年商城旱災設粥廠賑糶有法大吏使諸邑效之全活甚眾二十一年河堤漫決調府君總理工事速竣升知陝州以勞疾乞歸兄老喪明苦家人眾府君析田產爲之經營朝夕過問篤愛備至及歿猶戒諸子顧贍弗衰邑有永惠倉備荒董事易穀買田歲不收與無倉同府君集議爲積穀之法數年遂盈萬石江南頻患水流離載道本邑飢民錯之益眾有司問計府君爲悉心籌畫皆安堵聖廟及奎星閣工程有裨邑中者



隨事倡捐無不濟其與人和易而臨事慷慨不阿教子弟  
嚴謹無踰規矩者娶趙宜人同邑世家也通經識禮義內  
政井然自府君初貧迨仕宦布衣蔬食井臼常與子婦親  
操之待媵妾李氏有恩李早歿撫其三子如所生御下有  
條理未嘗疾言厲色以是感化率教府君以乾隆戊寅四  
月十六日生道光乙未閏六月一日卒趙宜人與府君同  
歲八月九日生同歲三月二日卒子四人炳趙宜人出次  
錫齡次鴻文次炯女二皆李氏出以某年月日葬於邑西  
陶冲驛之響水巖其族孫瑩爲之銘曰  
卓矣府君秉德之貞家勤其職吏奮其能奕奕我祖世德  
克耀府君承之不回是蹈隆茲岡阜鬱彼楸松卜云幽宅  
永吉焉窮

翰林院編修馮君母謝宜人墓誌銘

道光二十六年四月姚瑩在成都翰林院編修馮君桂芬  
以其母謝宜人訃及行狀來曰吾母平生無奇節可表然  
當變故不驚遇橫逆不校處安樂不忘貧賤處患難不殊  
安樂冲和純粹之德敢求先生一言誌墓馮氏實有賴焉  
瑩曰唯唯宜人懿嫩鄉里所眾稱也瑩嘗令吳君在京師  
又有故其敢以不文辭謹按狀宜人浙之嘉興謝氏二十  
五歸馮君父春圃封翁翁吳縣人世賈饒於貴官人母家  
亦豐工書算而卻之不爲荆布井臼是操敬事夫及姑曰  
婦職也翁之羣從眾而多清嫌率以德感而畏之翁性嚴  
厲家人無所假宜人禮之終身不失佐以和惠家人小過  
輒掩覆之而僕婦無敢欺家再燬於火遂中落栖茆舍中



冬月霜寒風勁淒厲萬端宜人顏色自若寡言笑非移居不出其戶有事親族會終日不聞其聲然內事無不辦兩手操作未嘗閒也嘗曰人生惟儉最樂耳儉則所需無多易給吾以儉故家境五變而無所苦否則不適者多矣又曰一絲一粟皆天生物力不惜必有天殃吾見富貴家不旋踵塗地皆其徵也可不戒與桂芬初食餼宜人喜曰汝家惟伯叔祖兩秀才今汝繼之願馮氏世世有讀書秀才其榮多矣科名非所望也及爲編修假歸爲宜人七十壽愀然曰兒列官于朝當爲好官吾聞好官甚勞苦兒勉之顧兒體弱重吾憂耳訓桂芬曰人必有其職女紅中饋婦職易盡耳兒當思盡其職諺云好官多得錢是商賈也兒異日必不爾桂芬以道光二十年庚子科進士第二人及

第授編修爲

國史館協修本衙門撰文教習庶吉士

充癸卯科順天鄉試同考官甲辰科廣西正考官二十一年迎翁及宜人養京師二十五年十月宜人有疾終于京邸明年訃始達成都又逾年瑩乃得銘其墓其辭曰粹維容敬厥德陋才稱勤績襏境有患無異色誠子賢猗世則承邦光壽幽石

戴孺人墓碣

幕府山者江甯府城西北眾山之祖其西枝爲石頭小倉二山在城內西北隅近城數十步爲顏魯公放生池池東北有小阜蓋石頭之左股也阜上有道觀曰靈應半就頽矣道士楊靜逸主之先是吾桐族人諸生舜舉者嘉慶道光間奉其母兄寓江甯久之善靜逸其母曰戴孺人故



東漢文後集 卷之十三  
貴西兵備道桐城戴涵之長女也適吾家諸生培梁爲諸  
公記室有聲二子長曰星煒嘉慶甲子舉人景山官學教  
習次卽舜舉與瑩同歲遊郡庠三日恕側室某氏出也星  
煒爲教習數年病廢偕兩母依舜舉幕遊貧甚道光十年  
月戴孺人病歿寄殯於靈應觀後東北山麓瑩之監掣  
淮南也舜舉移家就之及瑩過海不能從幕食於儀徵未  
幾星煒及其庶母相繼亡已而舜舉亦亡遺一子某聾而  
弱一媳一幼孫困窶益甚儀人相與殯之且買山以葬復  
贖錢歸其子媳若孫於桐城道光己酉瑩旣罷官客遊江  
甯儀人監生諸鈺以舜舉葬地之契來告曰儀人念公德  
不敢不愛其族已買山葬之地在東南城外永慶寺之東  
山姚氏一家三穴乾巽向儀人春冬祭掃至今未已此契  
宜歸姚氏爲異日之據瑩敬謝之而族人同在江甯者曰  
舜舉兄弟庶母皆葬矣戴孺人一殯猶暴於野其若之何  
瑩曰是吾族人事也族弟永康善形家言走視之曰觀後  
殯地吉壤也觀主厚舜舉願送以葬願其孫不在此誰主  
葬事乎瑩曰舜舉兄弟儀人旣葬之矣爲其孫貧弱故也  
豈族人反不可爲耶乃擇九月二日葬戴孺人亦乾巽象  
而兼戌辰塚成立碣題之曰例封孺人桐城姚母戴孺人  
墓是日族人在江甯會葬者八人曰祖培曰瑩曰永康曰  
坦曰坤復曰伯鸞曰恩慶親友至者曰張匯葬旣畢瑩乃  
爲文表其碣以諸鈺楊靜逸兩地契歸於其孫冀異日得  
其詳焉

處士大年君墓碣銘



國初順治康熙中吾桐族人有處士曰大年者僑寓江甯善南城外八里之天隆寺僧其沒也僧葬之寺右山中道光十八年瑩訪得之以告族人沐賜命曰儲如皋主簿曰城者修其墓而立碣題之曰桐城處士姚大年之墓約每歲中族人省小山十世祖芳麓公墓者必過天隆祀之逾十一年瑩客遊江甯儲城皆亡矣九月九日瑩偕族人過天隆塚墓完好乃補銘之曰人生而有死子孫埋之無子孫者暴骸矣所善埋之埋之者其人不必同其爲埋之一也埋之厚薄不必同而百十年後惟子孫知之耳他人不能知也今處士之葬不以其子孫葬後且二百年寺僧能知之而瑩與族人咸知之非有隱德足以自存于天地間乎并其德行之何若不必知斯之爲隱君子方明之亡也

天下遺老如此者何限世乃必傳會其事而古人之義亡矣余於處士蓋巽然有感云處士名文 栗岡公之 世孫也其銘曰生無顯名而隱其行沒無後裔而藏異地逾年二百乃彰其德無稱有稱吾以爲處士銘

左石僑墓誌銘

君名德慧字欽敷石僑其晚字也世爲桐城人八世祖光前明僉都御史忠毅公第三兄也以孝稱七傳爲甘肅岷州吏目護西甯府循化同知名長春君之考也娶於周氏生君年十五而孤守貧力學爲諸生有聲嘉慶甲子山陽汪文端視學安徽重君學行舉優貢爲豐縣訓導道光元年兼署蕭縣教諭訓導七年授吳江教諭四十日而丁母憂胡小東太守在廣州延主講席者三年浙江糧道桂莒



聞君名重聘延教其子十七年余備兵臺灣復偕君往興  
修海東書院請君主講君學問文章博瞻精通尤以名節  
爲重其教諸生皆有法則日夕孜孜講授之勤一若爲童  
子師者而時時畱心地方有所聞必以告余久之不爲厭  
其教大行諸生中雖素以桀驁頑梗稱者亦化之革面受  
教唯謹然後知君前在諸學官時崇實學敦名節能勸其  
職時論以君與德化鄭兼才并稱二教諭良有以也汪文  
端在京師日君嘗至京館文端家相待甚厚蓋文端之學  
問極博而醇於理惟君悉如所望故尤相得也二十一年  
歸復爲吳江教諭時君年六十八矣二十三年余奉逮過  
吳江君猶出見話言縷縷而已有疾遂以是冬十一月終  
於學署年七十君娶周氏生子三長鳴韶監生次鍼論縣  
庠生次日馴早亡聘嚴氏未婚守志四孫維養縣庠生爲  
賓樂清魁兆皆業儒君家在桐城老洲灣至君移居查林  
今距君亡且七年矣其家謀葬君而乞余爲之誌  
銘曰其學淹以通其行篤以恭名重公卿而守學舍以終  
惟其守之和而用之中



東溟文後集卷之十四

桐城姚 瑩石甫著

祭籓君九叔文

維大清道光十有九年歲次己亥十二月既望總服姪瑩率袒免姪孫以增謹致祭於九叔父之位而言曰嗚呼九叔今又亡矣高祖以下祖父兄弟八人亭人惜抱二公最為永年嘉慶乙亥瑩過江甯省惜抱公於鍾山與叔聚旬日而別是年惜抱公歸道山祖輩遂無存者越八年瑩考醒庵公棄養從祖伯叔十人尚存其四年前十叔亡今叔父又即世諸父兄弟僅七人在焉是可感也叔少善病讀書勤苦惜抱公語之曰所貴讀書者欲明理學為人耳苟能為人豈必取科第哉叔由是輟舉業盡心弟子之職侍



惜抱公孝養備至無閒兄弟而瑩所服膺於叔者則尤在能任大事也昔瑩少時見諸從伯叔祖父母之喪六人或  
有後若無後悉叔經紀之余家世清貧六人者喪皆非易  
辦叔亦非豐而一一治之中禮不後時無難色是非敦禮  
明義者能之乎孟子曰養生者不足以當大事惟送死可  
以當大事此爲父母言也叔于父母外更治諸父母大事  
六人有功於家甚大豈非善讀書者哉每慨世俗日薄有  
服未盡而彼此如路人者淵明賦詩所以致感於長沙公  
也叔可謂不負庭訓矣瑩能無服膺乎願從仕二十餘年  
不能盡贍其周親叔猶謀食於外心常歉焉前年攜弟寶  
同渡海請叔歸養叔許之甫歸家未幾遂病不起傷哉自  
乙亥至今不相見者二十五年今歲七月忽夢見叔如平  
生而身白衣寤而怪之及家書至則卽叔亡之月豈神果  
有知數千里越海相訣耶先是叔有疾伯兄以書來瑩憂  
之報書家中爲叔潛治後事仍問起居且撰聯語爲壽叔  
遂不及見矣然叔有二孫一曾孫寶同雖從瑩渡海其婦  
賢佐以伯兄族戚治喪如禮庶可慰於九京乎瑩旣擇地  
爲位以祭而有所不能已於中者乃披淚書之位次尙饗

祭張亨甫文

嗚呼亨甫竟亡矣始君在吳將有河洛之游聞余赴詔獄  
輟游相待偕至京師謂余苟不測將鳴臺諫求昭雪余勸  
止之自分或遠戍君曰審爾當送至塞是時君固有疴疾  
矣及余蒙恩原出獄君喜從余寓宣武門外楊忠愍  
故宅延醫治疾特畏寒爲製重裘猶向陽熱火自就日夜



嗽甚痰多而腥碧君惡之醫曰是肺痿也善君者日饋藥餌走問不絕余南歸有日以君故改期君曰家有負必償之余與諸君謀鳩二百金君曰可矣封識交余俾付其家十月五日君忽失音自訝曰是必死也亟取近作詩稿倩余族弟錄之親指示篇次及所塗乙者越四日晨起召余約朱伯韓侍御至臥室出已刻詩十數卷重自刪存伯韓執筆逐篇舉問存者君頷之欲去者搖其首自辰至午乃畢復屬身後數事伯韓與余識之君氣益耗竭遂以是夕亡矣嗚呼傷哉君負奇氣大節所交皆天下賢豪游跡萬餘里窮山水奇處不憚險遠荒寂必紀以詩尤留心當世將欲大有為庚子辛丑壬寅之間海上夷警君跋涉閒道感慨悲憤輒於詩寄君天才奇逸不減高青邱而感時紀事沈鬱雄宕或且過之論者以為接迹放翁遺山由懷抱同也君少孤後母撫之能自讀書振拔弱卽有聲伯兄愛君賈以助所往常從其意君亦以此自豪伯歿君乃困矣事後母極孝養葬皆竭禮年二十七以選拔貢京師又十年舉於鄉數躋禮部困甚余自臺灣招之君憚涉海不果往使人寫其貌為詩寄余自是往來吳楚齊豫間無所得生平壯志未嘗發攄徒以詩名卒以義死嗚呼亨甫其能無憾乎君數游京師將二十年故人散亡現存若後交者尚十數人在悼君之遇且重君義聞喪爭赴旬日醵五百金以歸君喪余愧不能厚殮君然不敢不盡誠信聞距京師七千里今攜君柩行君嘗愛桐城山水風俗靈其一駐吾鄉召君之子扶歸至收拾遺文則余事也嗚呼君其稍



東坡先生集卷之十四  
三  
慰否乎時官京師厚君助余治事者桐城姚元之伯昂昆  
明黃琮渠卿道州何紹基子貞宣城梅曾亮伯言上元馬  
沅湘帆益陽湯鵬海秋旌德呂賢基鶴田六安吳廷棟竹  
如臨桂朱琦伯韓盱眙汪云任孟榮高要蘇廷魁廣堂柳  
州王錫振少鶴昆明戴綱孫雲帆揚州江春祺介堂漢陽  
葉名澧潤卿恩平梁之植周卿新城陳孚恩子鶴棲霞牟  
所一樵山陰宗稷辰滌樓閩何冠英杰夫陳景亮弼夫侯  
官林廷禧晉江陳慶鏞頌南同安邱聯恩偉堂吳葆晃暘  
谷龍溪鄭篋韻齋光澤上官懋本蓉湖道光癸卯十月二  
十一日桐城姚瑩譔

祭兄伯符文

嗚呼死生亦大矣而全身爲難吾與兄自少至老所遭多  
可傷身之境兄慎全之亦以全余不尤難哉兄長余四歲  
童時家落父客遊寡合賴母操持教養辛苦百端余幼稚  
讀書不力母時或責兄示儆而兄不以爲怨余十歲患痘  
證甚危里中兒死者百數母以貧不能延醫兄輒五鼓起  
單衣冒風雪立醫檐下候門啟求之如是者累日醫感動  
囑勿復往自來診余得不死而兄不以爲勞稍長附學塾  
師館中兩人晨往各懷二餅日中食之暮始歸而水飯如  
是者二年塗市惡少多所欺侮兄攜護往來不傷比匪丁  
卯余鄉試過皖兄客居旅寓典衣市龍眼一斤一夜手剝  
其肉實棗中旦日懷之徒步數里授余曰三場辛苦弟每  
持此食之可資補助其愛弟如此辛未之歲老父歸里余  
幕遊在粵桐城歲數歉賴兄侍養余以無憂余筮仕平和



東漢文後集卷之十四  
兄侍兩大人就養至于臺灣余以公事出入無期賴兄朝夕視問無闕兩大人先後棄養皆兄扶喪歸里又王父母停葬已久兄誓求兆域兩代得安窀穸而兄之心力瘁甚矣余宦遊三十年無家丁酉之冬兄爲買宅始得以處其家人至於族戚貧寡任卹之事無不惟兄是賴焉余嘗爲堂伯堂弟婦各置百金屬兄慮其後事久之無恙伯將別用兄持不予伯疑金烏有矣兄出示原金余手封如故伯乃驚歎其謹慤如此余之備兵臺灣也英夷猖獗海上警信日聞兄憂念余幾廢寢食及聞臺師數捷乃慰余復被逮禍且不測兄親至吳中候余月餘始過握手悲傷勉余大義舟送余過黃河而返余旋蒙恩宥復予官之蜀乞假暫歸兄謂余曰忌者益眾可無之蜀乎余曰君恩未

可負也及往果見扼抑二十七年冬兄使人寓書曰弟旣遵命至蜀又兩使異域且之蓬州歲餘于義可歸矣是時兄已患風痺之疾右臂不能作書余見之憮然適有斌少寇奏移之事大府不欲其行遂決計乞退以二十八年五月歸家終全余身者兄也兄見余喜甚兩宅殊近晨夕往未嘗一日不再相見何期數月兄病復作未及百日遂不起耶兄嘗爲家督族中事無大小甚辦而用常贏又能不避勞怨公論服其平慎皆敬憚之闔棺日臨送者百餘人莫不嗟傷而况余乎嗟呼兄未亡前三日鄉人郭二夢兄冠服莊嚴使之負送登輿入一大城驕從儀仗迎者甚眾已而兄亡然則兄其爲冥官耶幽明之理誠不可知綜兄生平孝友篤誠其默鑒于上帝者必已久矣郭二之夢豈



東坡文集卷之十四  
其妄哉兄年六十有九視我祖我父均爲過之全身而歸  
亦復何恨得侍兩大人于地下兄其含笑矣顧余今亦六  
十有五而不能相從余之負兄不已多乎嗚呼余生而迤  
邐少病惟兄是活貧賤惟兄是依患難惟兄是卹而今已  
矣能無痛乎

王石卿壽序

古人兄弟文章自相師友者唐之二王宋之二蘇明之四  
皇甫本朝之二方其最盛矣然摩詰子瞻子竣百川蓺業  
皆爲弟所取法而名位皆不及其弟天若於此亦有靳焉  
蓋畱其兄之所不盡一發之於弟亦如前人厚其積而後  
人昌其成也同年王可愚未壯成進士歷戶曹郎官以御  
史出守大郡其名位事功方日盛大而詩賦淵源所自實

本於其兄石卿先生蓋可愚之學卽先生之學也先生白  
爲諸生卽有聲試輒冠曹偶嘉慶癸酉始舉於鄉三上春  
官不第乃棄之可愚典郡迎先生於署朝夕政令與商榷  
焉先生爲人和厚學有本原與可愚以文章政事相切劘  
有非世俗所及故可愚內掌京畿道外治荊州其所陳建  
施設一皆中正寬平先生顧而樂之不復思進取矣道光  
元年覃恩可愚陳請 天子爲可愚以其封予先生是  
可愚之名位又卽先生之名位也此固足徵先生兄弟之  
友悌而天道報施無異於前後不又可見乎庚寅之秋余  
過荊州見先生風采奕奕神靜而氣和視可愚尤少焉先  
生曰嘻吾今六十矣余不覺爽然可愚因屬一言爲壽余  
曰必也其如唐之二王乎摩詰中歲好道弟爲宰相而白



退居於輞川酌酒賦詩蕭然神僊中人今先生之顛養不下右丞異日湯泉龍洞之間購置別業于以徜徉游泳余家去先生三百里耳猶將一舟一罇從先生往也先生其許之乎若夫孝友之誠本乎仁厚仁者必得其壽則夫人所能言不待余之贅辭也

族母方太孺人八十壽序

瑩嘗讀易而知興家之道一曰嚴家人之彖傳曰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夫嚴父世所常有嚴母則難而史傳所載嚴母未有不感其子之名者又讀老子而知興家之道三曰儉曰慈曰不敢爲天下先儉慈世知之矣古稱不爲福始如王陵之母者不多見也而王陵以此封侯易與老子其言道精矣丈夫或猶昧焉而婦人往往得之以今所

見若吾族母方太孺人蓋有徵也太孺人以名家女歸族伯建庵先生先生教讀爲耕太孺人鍼黹佐之不以家事相擾家道稍立先生數應試不售而歿太孺人年甫四十一子永康方幼二女未嫁日夕課子以讀督女以紅寒暑無輟偶有小失必責之不貸門內肅然上事衰翁數十年生盡其養歿治其喪皆中禮度及二女以次嫁永康授室則太孺人之家益稱裕矣然猶食不二味事必躬親治家雖儉而待客必豐有告急者未嘗不量力助之也永康賢而才鄉試屢薦未中式乃援例爲丞得出仕矣仍畱家事母鄉里有公事皆信任之無不辦者太孺人戒之曰汝毋恃才勿先事詢訪於眾而共成之庶可以濟族人舉永康主大宗事太孺人又戒之曰闔族事繁主者不徒計資財



東坡先生集卷之十四  
保墳蔭而已凡遇一事必平情度理處之允當又鄉居多  
愚不知孝友皆由不讀書耳汝其盡心培養之永康受命  
惟謹族人悅服嗚呼觀太孺人之治家教子宜其興也太  
孺人年近八十起居強健神明不衰長孫芳爲邑諸生道  
光丁酉已中式第二爲二主試爭前後不果次孫曾孫皆  
繞膝承歡一門之內雍雍如也瑩幼時爲建庵先生所知  
因以受業又與永康爲僚壻知太孺人家事最悉謹爲壽  
言序其所以興者

丁母孫太安人八十壽序

道光二十五年余與丁成之別駕同有乍雅之役明年乃  
返成都從事日久甚相得也成之大父小疋先生考著博  
洽名重於嘉慶間長君蓮莊先生能世其學而無年成之  
考也卽世時成之四歲旣長介而能和以諸生遊蜀佐臬  
司首府讞刑二十年有聲遂得今官乍雅之使大府益器  
之也成之差次告余曰某不能承家學而爲吏懼羞其先  
然猶稍有知者吾母太安人之教也明年八十子能一言  
不朽丁氏乎余曰唯唯嘗聞古賢母之教子也曰幼束以  
禮讓長訓以詩書故能成其令器歐陽文忠有言見其子  
之賢而有立則知其母之義方以成之之賢不可見賢母  
之徽則乎太安人上事有高名之翁下事令德之夫能盡  
其道不幸夫蚤卒撫其二孤苟不振則家墮矣太安人節  
以持身儉以治家惟節則志恒孚于義惟儉則行必蹈于  
禮婦人之德莫大焉故能教其子成先志而振其家豈非  
身教之符契哉成之客遊嘗以美裘進太安人在笥久之



而未嘗服也有兩婦助操家政猶日孳孳不以爲勞待嫗  
戚僕從未嘗寫恩余所聞諸成之者如此成之仲弟玉川  
亦受太安人教能植其行以未入流候選太安人顧而樂  
之門內雍雍以肅宜其年躋八旬而壯健如四十許也既  
壽而康固有道矣往一巨公不朝夕勤其職事而好爲熊  
經鳥伸之術語人曰動盪血脈可延吾年斯言不惟乖古  
人之義其亦未奉太安人之教者乎余既許成之爲文未  
屬稿茲來蓬州稍以所聞者推明其義而序之

東溟文集卷之十四 終



